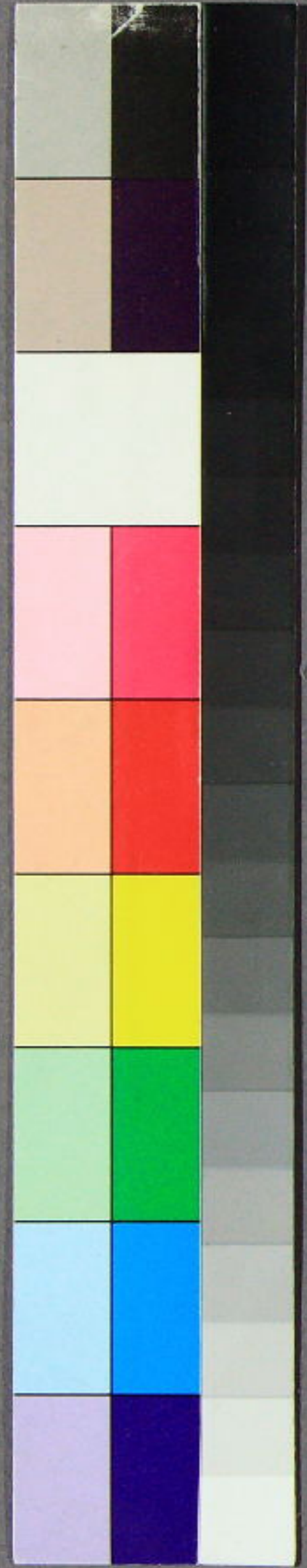


桐原紀年五

己亥

共十五

リ 6  
4082  
5





紀年錄卷之五

己亥十二月初三日承命八侍



假注書安策自道中口傳下教使之入侍遂即承命入侍于書香閣上曰今日異於他日故召見卿等而適值惠慶宮衰毀之日不能如前日之從容盡歡蓋覺世事之逐年遷變也臣對曰今日乃慈宮同極之日也聖心安得不如是乎上曰今日此會年年不廢則豈不為一代勝事耶臣等對曰不但臣等之長沾寵光抑必為千古美談矣仍奏曰日寒比酷臘享親享下情不勝

悶迫矣 上曰連值事故今年一未親行故臘享則必欲躬將日氣雖寒庸何傷乎臣曰景慕宮官官自前叅禮曹褒貶矣今番褒通之後則何以為之乎 上曰既有提調則提調當為褒貶矣臣曰事體則然而不可不一稟故仰達矣遂宣飯宣餅向夕而退○是日大司諫林得浩疏曰伏以云云人臣休退自有其期奉朝賀洪國榮未及強仕之年遽有謝事之舉 殿下曲循其請不少留難臣以為君臣胥失未有甚於此事也不但良臣告退朝野嗟惜抑亦清朝舉措有識竊歎噫彼宰臣扶

社稷保 聖躬之勲勞誠忠姑勿暇論宿衛重地一朝虛曠其為舉世之隱憂深歎倘如何哉顧今時世亂逆未滅禍源自在時象泮漫維持無策宣賢臣自有其身之時乎以宰臣終始為國之斷斷血忱徒守高尚之志不念倚毗之重臣竊為宰臣慨然也以前後諸臣之疏言之可見其為國共公之論以 殿下日月之明何不念及於此而終靳允許耶臣固知菊莠之說不足有無於其間而憂國之忱有不能自己敢此仰陳伏願 聖明勿以人廢言亟降俞音還收成命焉 答曰省疏具悉

請對

如是煩晚徒使予不誠於斯人也

初六日請對入侍

以日氣猝寒景慕宮 親享請寢事與藥院請對  
政院啓曰藥房都提調洪樂純有稟達事來詣請  
對矣又啓曰領議政徐命善有稟達事來詣請對  
矣 傳曰領左相留待假注書安策來宣 備忘  
記日寒如此親享之命雖命停之而不可無伸誠  
之道初八日當詣宗廟奉審後仍行省牲省器仍  
詣景慕宮行禮如上儀該房知悉 傳曰領左相  
八侍假注書李錫夏來宣承 命入侍臣奏曰當

犯越事

此極寒徹夜將事萬萬悶迫故政院藥院連為啓  
辭得蒙 允俞下情不勝萬幸矣 上曰銓曹事  
可悶矣山林尚不上來一向強迫亦所未安矣臣  
對曰當此政月本曹多有舉行而以無首堂之故  
事多苟艱誠為可悶矣山林則事體自別故臣等  
亦不敢仰請愛通矣 上曰今番則不可無愛通  
之道矣 上曰北伯狀啓卿等以為何如臣對曰領  
府事判府事之議皆以為犯越人彼人既以好意  
從便出送而自此生梗則彼人必為含愠日後將  
多難處之事且其地既是絕遠邊徼則亦似無漏

催促

泄之慮云左相之議則以為事有不可知者云大抵慶源府使則不可不重勦新府使亦為催促下送好矣上曰然矣左議政洪樂純曰尚州牧使俞彥鉉受由上京久而不還當此歲末催科之時本色以嶺下大邑曠官多月主管無人積弊無以收殺誠極可悶俞彥鉉各別催促下送何如徐命善曰守令之責成豈可以一經賑政而不思收殺之道乎更加申飭使之即為還官似好矣上曰荐歛之餘本州民情不但不可付之生手朝家申飭之下焉敢如是遲滯另加嚴飭下送可也

初八日隨 駕詣 宗廟景慕宮○初十日次對入侍

陵官闕直重  
勘  
嶺南山沿穀  
均排取耗事

次對入侍 上曰吏判一次陳疏後無意行公乎領議政徐命善曰向來大臣請罷之後復叨此職故陳疏引義而畢竟則似當出仕矣 上曰陵官闕直事誠駭然矣若一一摘奸則各陵必當無處不然國綱之頽廢甚可悶矣徐命善曰渠輩若有嚴畏國綱之心則陵寢重地豈敢闕直乎今番則不可不重勘矣徐命善曰此慶尚監司洪樂彬狀啓也因均廳啓下闕本廳軍作等米一千石分排

沿邑明春漕運一時上納計料而蓋山沿穀物偏  
多偏少不可無均排之道山穀則一依年前成命  
日後經用許劃時叅酌分定依詳定作錢上納以  
為減數除弊之道沿穀則京廳上納事關經費者  
及南北移轉固是不可已之事而至於統營之耗  
條外犯用元穀大是法外此則自脩局嚴關申飭  
當年耗條外毋得犯用元穀事永為定式臣營之  
自前公用或有耗條取用者亦不無偏取沿邑之  
例自今為始勿論山沿只取當年耗條而勿偏  
取沿邑至犯元穀以為一分矯揉之地而移轉一

欵姑俟屢豐徐議均排事令廟堂稟處矣穀簿之  
裒多益寡前後申飭非止一二而攬那搜易每患  
不均若如道臣所論漸次減數於山邑不許偏取  
於沿邑則不待移轉之勞民自至於彼此亭當之  
境揀弊之策無出於此勿論巡統營以此分付期  
有實效何如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此江華留  
守李性源狀啓也以為本營軍制一丁之收布一  
夫之上番春秋採鍊時毋論壯義旅及武學負羽  
守堞則一也而只以名目之間煞有貴賤之殊故  
一則願屬一則厭避壯義旅軍官則身手健壯服

沁營武學名  
目變通事

鍾城慶源防  
築後軍排比

色鮮明武學則羸老貧殘朝聚暮散若依壯旅義  
旅例借以一旅字名曰武旅軍官則不但軍校子  
枝之爭相投屬在朝家初無少加損在軍民案為  
大慰悅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此事頃日筵席江  
留既陳其不可不寢通之由左相亦以少無所妨  
之意仰達果如此則不必持難於名目之間依所  
請許施何如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即見北兵  
使李明運狀啓謄本則備陳鍾城府豆滿江衝決  
處不可不防築之狀仍請本邑烟軍限三日赴役  
隣近邑會寧二千五百名茂山一千名穩城一千

五百名限三日助役待明春完築慶源府訓戎鎮  
中下把守境兩處橫決累百結民田將有漂失之  
患古珥島定界只隔五六步以本邑民丁有難獨  
當附近慶興烟軍限一千名並令三日赴役而專  
屬該府使該鎮僉使待明春眼同防築事令廟堂  
稟處矣鍾城防築之役頃因咸鏡監司徐浩修狀  
本既有春巡時道臣親審啓聞之命此則固當待  
其報來更為稟處矣慶源橫決處果如帥臣所論  
則亦不可不赴即防築令道臣一體親審後論理  
狀聞以為永杜後患之地何如上曰依為之徐

糧餉廳戶曹  
勾管事

命善曰刑曹判書鄭尚淳病狀姑無起動之望云  
不但詞訟劇務之瘵曠可悶殿最亦無以舉行宜  
有變通之道令姑許通何如 上曰依為之戶曹  
叅判鄭民始曰臣以餉廳事有所仰達者矣蓋都  
監所用責應於餉廳冗費甚多案為難繼之道矣  
臣意徹罷餉廳以糧餉色為名付之戶曹每年五  
千兩完定都監以為補軍器之用則無徃復紛亂  
之弊而且既作本營之用則無濫費之慮似為便  
好矣 上曰然則本廳負役當何以區處乎鄭民  
始曰負役亦移付於戶曹則好矣 上曰卿等之

意何如徐命善曰以臣所見亦似無妨在國家聚  
財之道不無所益矣左議政洪樂純曰下詢本營  
將臣議論歸一然後可以決定矣訓練大將善復  
曰都監之殘弊近日愈甚而若又兼管此務漸  
至浩大之境則都監將不得支保矣且責用於餉  
廳則軍務修補自有年限勢不得不小心待限而  
今若移來都監則自是本營軍事近來師律未易  
嚴整安能守其年限乎雖或紹之以軍器之弊盡  
為復請修葺亦安得不信而莫重軍器不為改給  
乎以此以彼都監之移掌此務決不可為之矣徐



命善曰臣意則撤罷移付似無妨而帥臣之言如此猝難決定矣 上曰此等事有難猝地更張恐或有日後之弊更為消詳往復于都提調草記以聞可也

承牌進叅翰林圈點

傳曰值因他事翰林皆已罷職翰林圈點今都堂當日舉行 傳曰春秋館領監事知事同知事命招會圈遂承牌會圈翰林圈點五點李宗燮金載瓚李集斗徐鼎修以上取四人○十一日大司諫林得浩疏曰伏以我 殿下以科場之不嚴前後

翰圈

嚴科場

無通方而混同試取

飭教寔出於教育英才之盛意數年以來庶幾有不變望矣臣聞日昨相製書冊隨從之渾人已極狼藉須相之際紛拏亦甚云 聖上所以嚴科場之意果安在哉且以通方外事言之臣竊不勝其慨歎者臣於昨遙座次稍間未能詳知不得仰陳而退聞古例則節製若無通方外下教則只試取泮儒故每年相製時果有特教而通方外矣今番則既無此教而遽通方外是何舉也主試之人固當按例提票而不此之為混同試取若是無難此宣細故也哉其在嚴科場杜後弊之道不可以已

懲討問于  
大臣

過而置之臣謂主試文任及國子長試所承旨并  
施罷職之典斷不可已也 答曰省疏具悉不禁  
場中之紛拏不稟方外之許赴者誠如甬言殊極  
寒心然不禁之責在國子長不稟之失在承旨謹  
罷事依施至於主試文任不過考卷於收券之後  
而已混同請勘得非不斟量之甚者乎

十六日行備局坐起

二十二日召對入侍侍讀官沈煨之所啓國綱之  
振甫世教之休明實係於闡義理而嚴懲討也我  
聖上自嗣服之初深知出治之本莫過於是凡在

忠逆是非之際無不辨而明之闢而廓之亂本凶  
窩次第鋤破庶致一清之休矣夫何近日以來三  
司所請雖天下倫常之大闕而只以不允二字為  
紙上之例批由是而人心扭安朝象恬嬉討逆之  
論或詳於古而忽於今鋤黨之政或察於細而遺  
其大臣竊為之慨然也至若前府使李聖模者即  
啓能之私狎也身事能賊有若家人凡飲飲食之  
費器皿之用靡不極意供給而其官職之內外踐  
歷皆由能賊之所郊育吹噓而矧乎成川乃關西  
名郡從古以蔭吏為是郡者甚稀濶而聖模得為

之者乃曰伊時銓官受能賊之指揮故也推此一事亦莫掩其親昵能賊之狀也如此凶賊之餘類不可以其官品之稍卑而置之臣謂前府使李聖模令該府亟施屏裔之典可也 上曰漏網之魚不可盡察猶屬風聞有難輕許欲於後日次對問于大臣也

二十六日行備局坐起○二十七日曰大司憲李普行劄胥命金吾遣承旨手書敦諭

大司憲李普行劄曰伏以國運不幸亂運層生凡在平日支黨之彰著難掩者隨現鈿治所以嚴懲

胥命  
因李普行劄

討也然其中亦有當治而不治者公議之拂宛厥惟久矣至若徐某之於能賊其附麗親昵情同骨肉而至使其子結為師弟隨其鼻息承奉惟諾之狀乃舉世之所共知而方賊能竄配之日其子為之治行裝送則其密勿綢繆放恣無忌又未有若是之甚者也然而特以所處之異於他人之故人莫敢言耳日昨儒臣之所懷其所論列李聖模尅附能賊之事竄出於一世之公議然至於受能賊指揮之銓官乃非別人即某也而只稱銓官不舉其名又於勘律之際只舉聖模而不及於某是豈

論思之地輕重得當之道哉臣不能不為儒臣慨然也公議積鬱之餘此言既發於筵席之上則在某之道所當驚慄因指泥首俟罪之不暇而偃息在家殆若無故者然其無所顧忌何至於此耶夫有國之所重莫大於刑政而惡不見懲罪不問罰苟可以勢而獲免則刑政於是乎失平而衆心難服國不可以為國矣甚可懼也我 殿下雖以天地之量特垂包容之恩輒從罔治之典過施寬恕之政以至于今公憤久而愈激人心去益不平是宣春秋先治之義而其可曰國有法乎臣謂判府

事徐某為先巫施流放之典前府使李聖樸亦宜允從儒臣之所請使刑政得平而人心悅服斷不可已也 答曰省疏具悉處今日論人以乙丙前事則能得脫此閔者幾希矣况能賊作逆在於重臣第抗章之後寧有為讐家而為讐人黨與之理乎嗚呼世變雖無窮已胡知斯人之家而有是遭罹也 政院啓曰即者議政府錄事來言領議政徐命善以為臣家所遭罔測萬萬驚慄走伏金吾恭俟嚴命云仍納命召何以為之敢稟又啓曰即者義禁府都事來言領議政徐命善今方待命於

金吾門外云係是大臣去就敢啓 傳曰卿之此  
舉萬萬過中矣卿之居是位果曰何許秉執何許  
樹立而然也卿宜忍為此卿宜忍為此急於敦諭  
未暇長語又在手書中卿其即為入侍聽我面諭  
事遣入侍承旨敦諭於領議政仍傳命召及手書  
與之偕入右副承旨李在學來宣 手書卿胡過  
自貶薄至有胥命納符之舉耶致使卿不安於朝  
者一則不穀二則不穀撫念傷歎寧欲無叱也况  
卿雖迫隘於私義而丁酉秋予有明言於卿者卿  
有質言於寡人寡人但當銘念不忘于中卿若體

附奏

國則忍復牢執不念小子區區之望也耶多少都  
在面申耳 右副承旨李在學書啓臣敬奉 聖  
旨馳往傳諭于中書典醫監契議政府領議政徐  
命善所住處則以為臣情私同極走伏金吾庶蒙  
聖明俯憐特解臣匪分之職俾隨臣兄之後不意  
哀召遽下促臣登對煌煌 寶墨又降於泥首席  
藁之中未及開緘有淚無從及讀辭旨不覺失聲  
而掩抑如臣不忠既不能一毫報國辱招人鬼之  
猜致使垂死之兄罹此同極之科上以貽憂於  
聖念下以為累於私門一則臣罪二則臣罪有臣

如此生不如死 恩教之下固當拚棄廉隅踴躍  
趨請而臺批未下相職自如左右思量萬無轉身  
之路瞻望 雲程只自伏地隕越恭竢 嚴命云  
臣既承偕入之 命姑為仍留之意敢啓 政院  
啓曰即者議政府錄事來言領議政徐命善雖有  
勿待命之命而情私危感萬無轉動之勢仍為待  
命云又納命召何以為之敢稟 傳曰知道手書  
中畧布予意有卿向來樹立又有卿今日遭罹安  
有如許不可知之事也然丁酉秋酬酢雖謂之送  
睹可也噫以予與卿之間何有乎外至之說也謂

附奏

若漫辭敦勉殆近不誠悠悠世變料已熟矣卿若  
終始不避夷險則即為造朝聽予面諭也事更為  
傳諭期於偕入右副承旨李在學來宣 領議政  
徐命善待命啓辭 傳曰勿待命造朝聽予肝膈  
之諭事遣入侍承旨敦諭仍傳命召與之偕入左  
承旨李亨達來宣 左承旨李亨達書啓臣敬奉  
聖教馳往傳諭于中部典醫監契議政府領議政  
徐命善所任處則以為即者入侍承宣又傳別諭  
十行 辭旨丁寧懇惻臣伏地感泣不知所云昨  
陳短拙之辭既不得仰格天心則一登 前席畢

陳衷情亦是臣區區之願且官職去就固無關於  
暫時進身臣宜即他不暇顧祇承 恩命而第今  
晚涵才撤禁門未開 玉樓丙枕如或緣臣而未  
安則臣之不忠尤當如何方欲坐俟天明趨詣闕  
下而近侍之一時相守殊甚悶迫先命收還千萬  
伏望云臣既承偕入之 命姑為仍留之意敢啓  
○是日樂純來見余于金吾依幕曰日作都憲送  
示劄草於奉朝賀奉朝賀又轉示小生而小生力  
量宗無可挽之道故只叔侄相對半餉嗟惜而已  
及樂純起去國榮繼至曰使我預知幾微豈使此

劄出乎公家之遭此皆此身不在朝之故也余笑  
答曰真不預知乎國榮遽曰果未及知矣余曰俄  
有人來言都憲送示劄草於君云此言何謂也國  
榮慨然曰誰所傳也余曰左相俄者見訪偶說及  
此矣國榮仰屋曰天下事皆如此矣即此一事足  
見其父子之間大抵人倫之不得其正而終以不  
亡者未之有也

二十八日承 命入侍

政院啓曰領議政徐命善依 下教來待矣 傳  
曰入侍假注書吳恭賢來宣承 命入侍臣涕泣

曰今此人言之必欲湛滅莫非臣家滿盈之所召而聖心猶欲曲保而全安之前後恩禮迥出尋常此生此世何以報答臣之冒沒登筵固知萬萬惶感而急於叩謝未暇他顧矣上曰卿家之今番所遭案由於予之不善處人予宗無見卿之顏矣臣對曰聖心必欲全保而臣之兄弟不能和光同塵遭此同極之人言莫非自取今伏承聖教祇切悚慄而已且念人之攻擊臣兄醞釀已久不戕害則必不止復登文陛從此無望下情尤不勝戀結之誠而已上曰戕害亦豈易乎新舊

歲將不得見卿殊甚悵然亦有筵席未盡之懷也○是日大司憲李善行啓曰臣之以徐某事劄論蓋以積鬱之衆憤不可不伸將頽之堤防不可不嚴故敢貢激慨之愚忱竊冀聖鑑之俯察而及承批旨不賜允許誨諭備至臣於是竊不勝惶感而繼之以慨然也夫前後諸賊凶謀逆節之綻露雖在於乙丙之後而其所糾結醞釀之計皆在於乙丙之前則殿下其果以能賊為逆之窩窟根柢不在於乙丙之前而忽地闖出於乙丙之後乎噫能賊乃千古所無之凶逆也其狼心彘性包藏



禍心非一朝一夕之故而其所倚以為勢藉以為力者以其徒黨之寔蕃也苟使能賊一身之外更無黨援則雖欲有為其可得乎以此論之凡為能賊之親昵黨與者其可以乙丙前後分而二之置而不論乎噫彼徐某之為能賊血黨死友之狀既通國之所共知則勿論乙丙之前後雖無一毫別般干犯之端尚難遁於黨與之誅况能賊竄配之日即違節既露之後而至於其于治行裝送滄泣相別則其宿處難忘眼無國誓之心昭不可掩而此乃在於丙申則其可謂其弟抗章之後改心易

慮與能賊判作讐家不為其黨與者乎 聖批臣宗未曉也噫其弟相臣之秉執樹立誠為卓然凡其在廷臣僚寧有毫分或傷其家之意而但樹立自樹立公法自公法而既無并行兩全之道則又豈可以其樹立之故並與公法而廢之哉然則今我 聖上之所以靳允於臣劄之所言者雖其特念其弟之樹立欲貫其兄之所犯臣則決知其不可也苟如是則功罪相蒙刑賞失當人心由是而益拂鬱矣堤防由是而益不嚴矣此非但貽累於殿下刑政抑亦非所以為其家終始全保之道

辭疏

也以 殿下之明聖何不念及於此耶臣竊重為之慨然也至於李聖模事比之徐某雖有輕重之可論而亦不賜可否之發落是豈所以重臺言尊臺體之義哉此莫非臣人微望輕誠不能以見乎言不足以取信之致臣於是尤不勝惶恐慚悚之至其何敢一刻晏然於長憲之地乎請命適斥臣職 答曰李聖模事果未及下教矣以定配舉行徐命膺事當為商量處之勿辭亦勿退待

二十九日上疏辭職

疏曰伏以臣遭罹同極闔門震怖泥首金吾恭俟

嚴誅不意 仁覆之天曲垂終始之澤再遣近侍臨宣 別諭至於昭回雲漢特降手書鄭重 恩言反復丁寧則尤非負罪賤臣所當得者臣雙擎跪讀自不覺血淚之被面也臣既承此 恩數未暇他顧拚棄廉隅冒沒趨召一以為叩謝之忱一以為祈懇之計而 前席嚴畏未能悉暴其情退將一疏以冀 宸心之體諒焉噫臣兄之與能賊相親臣兄丁酉之疏已自首之矣當時 聖教開釋無餘前後事窠塗人耳目而况且乙丙以前與能賊相親者不但臣兄一人則今年三年之後延

理往迹若是斷斷者宣有他哉只緣臣之兄弟徒  
知盡瘁之義因念滿盈之惧世所稱權要之地莫  
如首揆文衡而一門之內互相分據有際輒膺無  
所歛避則人怒鬼猜於是乎生夫質的張而弓矢  
至焉林木茂而斧斤入焉古之炯戒也臣之兄弟  
顧安得獨免乎然臣於昨筵略已敷陳今不必更  
事煩瀆而惟是憲臣劄語雖不舉似臣名其曰地  
處有異人莫敢言者臣之謂也其曰以勢獲免刑  
政失平者臣之謂也為人臣者肆其威勢鉗一世  
之口以至於使人莫敢言而遂致刑政之失平則

論其辜犯萬戮猶輕尚可以復廁鼎席晏然周行  
以重其無忌憚之罪我為今之道惟有速被重  
勦息影當世以為避遠賊機之地蓋臣一去而朝  
象可以靖矣門戶可以保矣嗚呼臣家之得有今  
日即殿下再造之也臣受恩至此而曾不能  
報效一事反以負乘之灾汚辱身家終不免於玷  
聖簡而孤隆眷則其為不忠尤當如何苟殿  
下以前日所以再造臣家者體臣今日之懇則其所處  
臣者當不待臣辭之畢臣何敢張皇為說哉衷情  
所迫言不知裁伏乞聖慈亟賜處分俾臣得以

退歸田里歌詠 聖德千萬顯祝方今歲籥將新  
親享隔宵盈進環佩各自伸禮於 起居之班駿  
奔之列而臣獨感伏私次頑然無動瞻望 雲天  
只自滂位慙結而已臣無任攢手懇禱之至 答  
曰省疏具悉卿懇昨者憲臣避啓語意峻爽在卿  
私義無怪其如是為引予亦不知何以為答也然  
今新正隔宵而陪列候班皆將不得進身益不勝  
耿耿也卿首揆之任姑非輕解者敦迫之外無他  
道卿其安心勿復控辭是予區區之望也仍 傳  
曰此批答遣史官傳諭于領議政兼春秋金光國

送出

來宣

庚子五十六歲正月初三日曰副提學李義弼疏送出城  
外

初二日大司憲李普行疏曰伏以徐某之負犯臣  
於劄陳之辭引避之啓略陳其槩而自 上既下  
商量處分之 教故臣方退伏恭俟 明命之下  
矣即伏見相臣之疏則乃以其兄丁酉自首之疏  
謂之以前後事案之開釋無餘而殆若其兄之初  
無所干犯者然噫嘻此何言也臣於是誠不勝其  
矍然而駭惑也此無他以臣前日之所言只舉其

際未及其詳故耳臣誠慨然非不知更以前日之  
未盡言者歷舉某平生與能賊為血黨死友之終  
始根因前後為能賊爪牙腹心之負犯顛末以明  
其不然但念為親者諱天理人情之所在而相臣  
之所以如是為說者雖是其兄本犯事宗之外真  
所謂觀過知仁則因其弟之言數其兄之許多黨  
逆情節有非仁之君子之所可為也臣何必更為  
條舉臚列以傷古人愛護人倫之義而有若與他  
人互相下明者哉臣姑置之茲不復言也然臣於  
相臣事竊有所慨恨者臣雖瘦軟以其職則任言

責也顧其言則論其兄也自 上既有量處之教  
則處分未下之前遽進對下之章有若無故平人  
尋常自明者然而又其領揆文衡弓矢斧斤等喻  
亦何其不擇之甚也噫臣之犬馬之齒已踰六十  
矣其於一切當世之事索然久矣特遭遇明時雖  
未忍便訣而楚弓得失于己甚事其亦不知人甚  
矣且臣於某本無私惡又有相臣之樹立則何嘗  
無顧藉而欲安全之意哉誠以某自作之孽終不  
可逭而刑政得失乃國家治亂之所係也將見吾  
君之刑政由某而見壞舉世之公議由某而不伸

故臣於是不獲已言之又言耳相臣何不反觀而  
試思之乃反欲處其先於清既無累之地隱然欲  
歸臣於忌忮勢位之科不亦異乎此莫非臣平日  
言行素不能見乎之致尤不覺反省而自忤也從  
茲以往官職去就宜有可論哉茲敢冒進短章仰  
暴情懇伏乞 聖慈俯加諒察亟遶臣職以安微  
分不勝幸甚 答曰省疏具悉卿其勿辭行公○  
校理沈燮之疏曰伏以臣於歲前召對入侍之時  
以李聖樸事有所憂慨略陳錮治之義矣及伏見  
大司憲李普行劄子其所論列徐某親附能賊之

罪者蓋出於公議積鬱之餘而辭峻義正亦足令  
曾叨言責之臣悚然而愧汗矣而况斥臣以只稱  
銓官不舉其名只論聖樸不論某至謂論思之地  
輕重失當臣於是瞿然自失若無所容噫職忝論  
思未嘗有絲毫裨補於 聖世之治謨而一言論  
事乃致輕重之失倫則臣於憲臣所斥固當愧服  
之不暇而茅其溺職之罪雖欲自恕焉可得乎茲  
於問候之班陪祭之列俱不敢進忝而仰陳短章  
竊附自刻之義略暴難冒之情伏乞 聖明先削  
臣職仍治臣溺職之罪以肅朝綱以重臺言千萬

幸甚 是日副提學李義弼疏曰伏以云云徐某  
附麗能賊之狀舉世之所共知而為勢所壓人不  
敢言公議久鬱有識竊歎何幸憲疏峻發得蒙嘉  
納至承商量處之之教惟俟處分之陛下而第伏  
見首揆疏本則其所遣辭下語多欠雍和而至以  
臣一去而朝象可靖為言臣於此竊為大臣不取  
也夫 殿下之倚毗果何如也大臣之處地果何  
如也雖未能鎮安世道嘉靖邦家如古大臣之為  
而今乃急於救死不顧事體言涉恐動駭人眼目  
臣未知其在朝而不靖者何事仰恐大臣此言正

所以自歸不靖也臣竊隱憂焉 政院啓曰即者  
議政府錄事來言領議政徐命善堂疏峻發轉益  
危感不敢僮處逆出城外云仍納命召何以為之  
敢稟 傳曰遣史官傳授命召注書吳泰賢來傳  
○同日持平許憲疏曰伏以云云如徐某之昵附  
能賊彰著難掩者舉朝畏忌在下而不敢言在上  
而不加罪憲長所論亦云晚矣而其所以云樹立自  
樹立公法自公法者此可見一時公議之不可已  
者也伏願 聖明克體乾剛赫然改畫三司所請  
次第允從徐某亦從憲長所請宜矣 答曰省疏

具悉徐某事既諭憲長之批矣 掌令尹弼秉持  
平許憲啓曰徐某之罪可勝誅哉諂附能賊結為  
死友諸賊之窩窟即能賊也而某為其爪牙羣凶  
之領袖即能賊也而某為其心腹占文衡又攬  
銓柄凡其政注排擬惟凶徒之言是從奔走先後  
惟賊黨之意是承使其徒黨之寔繁者某所以招  
聚也氣勢之日熾者某所以造成也是故能賊唱  
之於外某和之於內而凶謀之醞釀亂本之糾結  
者一則能賊也一則某也嗚呼當乙未之冬國事岌  
岌時勢危凜至今延思寢夢猶驚惟我 先大王

特嘉其弟之抗章樹立賜祭其父以褒獎之此誠  
在國而為莫大之慶在家而為莫大之榮而某父  
子托以赴公不與其祭者果何故也方是之時賊  
勢鴟張國家安危有未可分故持疑計較左右觀  
望欲以是自解於其黨而與其弟之所樹立者判  
為二塗即此一事乃其斷案寧不痛哉又於能賊  
寘配之日其子資送中路涕泣歸來誓以自廢無  
復世念云者尤可見平日綢繆情節而况凶賊赴  
配之後作書某之子未及傳致至入於文書中其  
凶言悖說盡露於帳前訊囚之日叅鞠諸人所共



目覩天日之下焉敢誣也而乃於其自明之疏全諱宗狀有若與能賊泛然相知之間而其子之情同骨肉者又謂之不過鄉塾之師也欲為欺罔天聰掩遮國言之計此事如此何事不為其放恣無忌眼無君父之狀噫嘻痛矣負犯如某關係如其而尚進王章未施當律故人心之拂鬱久矣公法之不行極矣舍嘿寥寥之餘一脉不泯之公論既發於言議之地則其在嚴懲討重堤防之道不可使某一日晏然偃息於輦轂之下請判府事徐某絕島安置 荅曰不允

初四日自城外轉向江上

是日政院啓曰領議政徐命善又使錄事來納命召何以為之敢稟 傳曰遣史官更為傳授注書吳恭賢來傳 政院啓曰領議政徐命善又使錄事來納命召何以為之敢稟 傳曰遣史官更為傳授假注書閔孝克來傳○大司諫林得浩疏曰伏以云云徐某之於能賊其為血黨死友情同至親舉世之所共知諸賊之窩窟根柢即能賊而左右羽翼於能賊內外腹心於能賊者即某也噫嘻痛矣既使其子作為師弟又占隣舍朝夕密勿者

萬萬痛惋至於能賊凶節既露竄配有命而至使其子治行裝送者其放恣無嚴眼無國讐之狀據此可知凶逆之札已現於帳殿賜祭之日稱托而不與者其綢繆情迹持起計較之形節節綻露昭昭難掩若論凶賊之凶徒血黨捨某而其誰乎尚今偃息已是刑政之失當日前憲長之劄案出積鬱之餘而其避嫌批旨有商量處之之下教矣尚無處分臣竊為之訝惑而且於柘府之啓尤可見其公議之拂鬱而尚未蒙允與情愈激伏願 聖明亟降俞音以伸王章焉

勉副

初五日有勉副之 命拜判中樞府事

政院啓曰領議政徐命善又使錄事來納命召何以為之敢稟 備忘記納符今幾日授而復納納而復授一日二日上下相持徒損朝體亦非禮待領議政徐命善今姑勉副是日政拜判中樞府事○是日次對左議政洪樂純所啓咸鏡監司徐浩修勢難察任今姑許適何如 上曰依為之○初六日持平韓晚裕疏曰伏以云云徐某附麗能賊之罪乃是一世之所共知而公議之鬱而不發者豈有他哉或因其第之樹立而有所怨或畏其家

之權勢而莫敢言耳及乎憲長劄論一出而聲罪之啓繼發兩司諸臣次第臚列則斯其為共公之論亦可見矣噫嘻某之與能賊所謂一而二者也臭味本自不同腸肚宗與相接以其情則死友也以其居則切鄰也以其糾結之跡則其子之師也能賊既已伏法而其至今晏然者寧有是理哉且以不叅致祭一事言之在國為不忠在家為不孝在兄弟為不友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亦願聖降俞旨以快輿憤焉至於其子之罪已悉於某啓中而以其為父以能賊為師裝送行資於發配之日

現擬文書於訊囚之時論其負犯宜可使一日偃處於輦轂之下我臣謂徐澆修特施島配之典斷不可已也○初七日掌令尹弼秉疏曰伏以云云噫嘻痛矣徐某之罪臣等前日之啓略已陳之矣近日章疏之間次第致討矣惟其罪惡案不可一日容貸而幾年于茲人心之拂鬱公論之輪困今始發焉則 殿下以商量處之諭之於都憲之批而處分尚無下者論啓既發而不允二字殆若謄傳故紙之例批 殿下以某之罪謂有一分可恕之道乎罪惡如某而尚今偃息此宗羣下不能請

討之罪也雖 殿下亦豈不俯燭其情節而特以  
其第之樹立至今容貸者於某可謂息之至而渥  
之厚矣今此公議竟發於積鬱之中則 殿下終  
不可一向靳持使祖宗之法廢而不行人之憤鬱  
而不洩伏乞亟加明斷夫降俞音焉  
初八日陞拜領中樞府事遣承旨別諭敦召  
是日 答大司諫林得浩持平韓晚裕掌令尹璠  
秉䟽曰省䟽具悉所請當下教矣 朝叅入侍時  
朝叅不叅臺諫罷職事及大司憲李普行為先達  
差事下教仍 命注書出去左議政姑為出去以

洪樂純門  
傳教

待處分之意分付 命書傳教曰從古勲貴之家  
不顛則沛鮮克有終若稽載籍一轍相尋大抵人  
心易徂於盈成事變每起於驕汰上猜疑而受薄  
息之譏下橫肆而底湛滅之禍可勝歎哉嗚呼予  
寡人庸主凡辟也治法政謨安有明扶磊落底氣  
像而如其全安調劑之念常着膏中妄自以為庶  
免古帝王不保終之歎矣奈之何近者國勢朝象  
岌岌遑遑北睽危怖不亡無幾此曷故焉惟予任  
非其人權移於下之致予無省覺縱不自愧噫予  
羣僚謂予何許主也然予徒事廷愆悔尤而不思

所以矯革之道則竊懼殺活威福之柄將至莫可收拾而坐視家國之俱亡予豈忍為是苟論今日之首辜莫非一大臣之罪也作相五朔威勢四張亂我邦家戮我義理其計超晦其心押闔顛弄藉賣無所不至使舉世小大靡然知有大臣教令不復知有朝廷紀綱噫嘻痛矣國家何負於此大臣而大臣之負國家胡至斯極試以一二事言之營為在中則或混忠逆之別耽求無厭則全昧人鬼之分愆之所向曾水火之不避意之所在雖叔侄而不顧粵自乙未冬恒懷其然宣其然之心雖從

簞簞之義不欲一一臚列而然其隱情常在於失志背公之流觀於交結汲引而可以知之不徒此也暇其任之謝事役以新卜大臣忙忙出甬有若排擠代立者然固是家庭之變恠而猶且以為不足忽忌器之戒冒開棘之嫌乃敢密教腹心廣布鷹犬侵辱有勲勞之首相並及其兄譖訐之章公車日積甚矣何其無恥無倫也噫明義錄之書即一部春秋而所樹立者又是誰某則外假懲討之名內售漫漶之計強拈已昭晰無係閔之事目人以黨逆曰夫夫也曾與其賊相善乃逆也隱然以

討逆之家歸之於共逆之科天下寧有是哉執此以究之此大臣平素揣摩亦可進此等之謗乎予之猶未索言者非為其人恕傷其家也如以事理推之均是同休戚之家而我以攘奪之計戕人無罪之兄欲人之不滅有累之叔豈非反常之舉乎又况前領相既以厥兄之事被人污讒則安知無奉朝賀之又因乃叔之事為人所傷毀乎若此不已則兩家成隙不徒更作向來南北之風波且其原編毀其板火其文而後已噫嘻論厥負犯可謂深重予若更思塔坦持疑不決則不知宗國稅駕

於何地豈非大是凜然處乎姑寬三苗之寘庸寓兩行之義左議政洪樂純為先削奪官爵門外黜送仍教曰此傳教高聲讀之使在班者皆聽之又命書傳教曰李普行之罪可勝誅哉論厥負犯難以殫記如無大關係者則顧今朝著漫散世臣零落之時尚恐不能保合安有此處分乎然此而寬恕則朝家刑政將為宵小失志之徒所窺弄寧有是乎蓋普行之罪千百化身其端不一而因念苗報之義惟懷潛試之計至於今番事而附麗之迹曩愎之態左無所迹焉如其侵辱重臣特是

餘事之餘事噫彼明義一部何等丹書而么麼一  
普行欲滓穢之漫漶之倫網掃地禍焰滔天予寡  
人莫敢誰何於其間但曰唯唯雖謂之徒擁虛位  
可也噫普行之眼不知有君父久矣此非普行剛  
戾而然也有所恃故耳人臣負此罪名焉有容息  
如常者乎且予所大懼者存焉攻重臣似出於嚴  
懲討之意而未稍精神全不在是陽執似是之義  
暗售輪囷之謀幾何而不請某賊某賊之伸暴乎  
昨年春略提深惡之事至言於其子此乃愛欲生  
之意也然而伊後推遷至此莫非予昏庸之致予

豈可但事自尤不念矯變之道乎大抵論以大義  
律以常憲固宜嚴鞫得情而近年以來屢興大獄  
人心尚未底定為是之慮且從末勘李普行絕島  
安置又命書傳教曰論思之責寧激無渝而舍  
糊苟容之習莫逾於前月一疏又若今番辭章諛  
悅為事依違兩間曾謂此玉堂或有氣力不料巽  
懦至此也且李普行之跳踉由於堂啓中措語矣  
徐命膺居銓時事已是年久灰冷之事而勿論當  
否以何委折不先不後忽地論斥於今日乎未知  
命膺之得罪於公議者別有何事而回私逞公十

目難掩此不明示好惡殊非正人心靖朝著之道  
然原其心不過怵畏懼之致亦何足深責副校  
理沈煖之姑先違差原疏給之又命書傳教曰  
誰謂乃父之子有此舉措乎向來領相辭疏下語  
草草許多可暴可明之事却顧長慮置之不屑之  
科初未嘗有撓逼者則堂疏中云云何嘗一毫徇  
徇乎在言地者如欲吹覓於大臣以不能屢疏仲  
卞為說則雖不知大臣本情不害為勤攻之一端  
今忽反是以第而卞兄之事鑿空捏虛至曰云云  
令人不滿一哂且所謂自歸不靖之說予則以為

反為此人準備語也非不欲嚴繩而此人之柔善  
予所稔知况為今之人苟非強梁者顧指所向孰  
敢不從姑從未勘副提學李義弼罷職答副提  
學李義弼疏曰省疏具悉已處分矣是日政陞  
拜領中樞府事傳曰卿之樹立何如卿之事業  
何如卿可謂有勲勞於國家矣予曰有勲勞者無  
他因卿之尺疏叫聞而羣凶潛滋之謀莫售天地  
間君臣之倫常賴以不泯古有社稷臣於卿近之  
使卿恃功怙恩貪饕威福則卿雖有不世之樹立  
罕比之事業司直之地豈無勤攻之論而卿則不



然予以卿起擢至此位者所以正國是定民志也  
卿乃兢畏謙抑何嘗膝撓於世道參涉於時事乎  
此雖使之然也在卿不害為全身保家之一端誰  
料如卿謹慎而卿家之遭罹至此之同測也此固  
寡人不能調劑之罪也撫躬慙恨無面可顯大抵  
卿之家與奉朝賀之家所宜樂則共之憂則共之  
只知有公不知有私而予使卿等之家不能寅協  
保存戈戟相尋警鬪已成至於莫可奈何之境卿  
之辭疏中領揆文衡弓矢齊斤之說李善行則斤  
卿以語不擇發予則以為卿之對卞猶有囁嚅不

敢盡言者為卿竊不勝其慨慨也近日朝象之淆  
亂一則由於領揆二則作於文衡予雖不言一世  
自有公眼雖欲諱也其可得乎曰是而莫大之大  
義將至數減莫重之重倫幾乎壞敗至於卿先所  
遭令人不滿一笑此則悉諭於前後辭教矣又若  
憲避中樹立自樹立公法自公法豈可以樹立之  
故廢公法云云正是渠輩自道之說也予則又以  
為奉朝賀雖有許多勲勤至於其叔何嘗有寸能尺  
勞而兜攬至此已足予失政之大者而畢竟藉以懲  
討欲為漫漶義理甘作明義錄之罪人不可以奉

朝賀之樹立貸其叔於公法也以是已有所勘斷  
而在卿處義但當公耳忘私國耳忘家而已焉有  
可辭之端乎卿或執拗不愛前日退巽之守則即  
欲自處以彼疏中云云之語也古今天下安有如  
許事乎即此一節案係君臣之大防卿其念之念  
之斯速造朝是予所願望也至於日前解卿相職  
不但俾卿一伸廉隅予於是別有所商量者大抵  
前車之覆蓋是權大威位太隆自以為身不死則  
位不改云爾以故不特自恃自固自底顛危從又  
為人之怒鬼之猜所交萃而然也此則有物理不

得不然者噫懲羹在彼胡不使卿暫避嫌類以為  
行且用卿之道乎此又予為卿保惜之意也并須  
諒之至於西樞敬卿決不容許久不甯卿其幡然  
改面莫負小子之至意茲遣承宣宣予所賜之諭  
更冀卿之照悉也仍 傳曰此敦諭遣右副承旨  
傳諭于徐領府事與之偕入 右副承旨李在學  
書啓臣敬奉別諭馳往傳諭于西部西江坊黑石  
里契領中樞府事徐命善所住處則以為臣曲荷  
保全之恩獲遂卸免之願泣荒江日夕攢祝于  
萬夢想之外近得來宣別諭始以不敢承當之

附奏

朝賀之樹立貸其叔於公法也以是已有所勘斷  
而在卿處義但當公耳忘私國耳忘家而已焉有  
可辭之端乎卿或執拗不愛前日退巽之守則即  
欲自處以彼疏中云云之語也古今天下安有如  
許事乎即此一節案係君臣之大防卿其念之念  
之斯速造朝是予所願望也至於日前解卿相職  
不但俾卿一伸廉隅予於是別有所商量者大抵  
前車之覆蓋是權大威位太隆自以為身不死則  
位不改云爾以故不特自恃自固自底顛危從又  
為人之怒鬼之猜所交萃而然也此則有物理不

得不然者噫懲羹在彼胡不使卿暫避重爾以為  
行且用卿之道乎此又予為卿保惜之意也并須  
諒之至於西樞敬卿決不容許久不甫卿其幡然  
改面莫負小子之至意茲遣承宣宣予所賜之諭  
更冀卿之照悉也仍 傳曰此敦諭遣右副承旨  
傳諭于徐領府事與之偕入 右副承旨李在學  
書啓臣敬奉別諭馳往傳諭于西部西江坊黑石  
里契領中樞府事徐命善所任處則以為臣曲荷  
保全之恩獲遂卸免之願泣荒江日夕攢祝于  
萬夢想之外近得來宣別諭始以不敢承當之

附奏

教過加獎翊申以臣家遭罹之事曲賜開釋終又以許解相職特示保惜之 聖意首尾累千百言字字深恩淪肌浹骨臣奉讀未半掩抑而不能成聲也臣既得此於 聖君雖即地滅死亦無所恨假使臣有難進之私義豈忍遲徊趨趨不體我天地父母生成之澤哉况今歲新已浹一旬犬馬慈結之誠尤倍恒日固當他不暇顧謁隨入祇謝西樞之 新命少伸頌禱之微忱而第念臣先命膺臺啓方張則願此滓穢之蹤何敢自同平人晏然冒入於城闔之內乎頑如木石重自陷於加

息蔑分之科遙瞻宸極伏地潄泣而已云臣既承偕入之 命姑為仍留之意敢啓 大司諫林得浩牌不進罷職傳旨 傳曰不進何意乎禁推傳旨捧入

初九日無司僕寺提調

初十日常叅大司憲李義翊大司諫李命植俱違牌只持平朴天行八侍 上命兩司長官更為牌招連加催促兩司長官遂承牌入侍大司諫李命植以情勢避嫌大司憲李義翊傳啓至徐某事上沉吟久之教曰都憲不知再昨朝叅處分乎義

翊曰傳教則見之矣 上曰臺啓傳連予不欲干  
涉而王綱則可謂無餘地矣乙丙以前與能賊相  
親者豈獨此一人乎都憲家中亦有以親弟子至  
出鞠招而其時即命燒火若以乙丙以前與賊相  
親者一併勒歸逆黨則朝廷豈有完人乎且使徐  
澄修真箇裝送此是能賊逆節未露之前况古人  
亦有收屍於伏法之後者則徐澄修之所處果可  
為罪乎至於致祭事聞之傷痛予不欲言矣雖以  
此只論徐某已極不當今以其弟之故橫被誣蠱  
終至於侵辱大臣而莫之顧是其設心造意夫豈

難知予非臆料有所的見者矣都憲頃在近密時  
下教想必記有而今連此啓迷不知悔豈不慨然  
乎再昨處分予亦知其太急而近日國勢孤危權  
綱下移不如是則今之剽賊者將至島配今之逆  
罷者將至削竄故不得不早為之此非予為徐命  
膺一人地也未知徐命膺之新得罪於時議者更  
有何事須一一陳之予非迫問欲聞其所以然也  
義翊曰臣倉卒入未及與僚臺相議故他人所  
發之啓有難遽傳循例連啓矣 上曰何必措語  
批荅乎不允義翊避曰臣言議異軟本不合於清

朝耳目之任而 特教屢降分義惶悚倉卒登筵  
事未商量傳啓之際致勤 聖教臣何敢一刻晏  
然於臺次乎請命適斥臣職 上曰都憲豈有他  
意乎今日直入筵中不得與僚臺相議勢也須思  
量為之也仍下批荅曰勿辭亦勿退待持平朴天  
行曰臣則昨日欲為停啓矣甫拜晚下姑停而退  
矣 上曰停啓二字不必仰達矣天行避嫌曰臣  
言議美軟本不合於清朝耳目之任而今日傳啓  
未及與長官相議倉卒隨叅而長官至有引避之  
舉則臣何敢獨自晏然於臺次乎請命適斥臣職

上曰勿辭亦勿退待天行曰徐某果是凶逆則所  
謂憤惋者何能耐過至今乎李善行之延論於三  
年之後者挾雜之心的然可見已極痛駭而大臣  
之疏只出於為先伸平則乃人情之當然而李義  
弼忽地侵斥使不得安於朝此而尋常處之則朝  
著無可靖之日矣請前副提學李義弼並施刑削  
之典 上笑曰李義弼有何罪乎仍下批荅曰不  
允

十一日別諭敦召

是日殿講時持平朴天行傳啓徐某事傳啓 備

忘記非不欲更致敦召而卿之兄判府事方在臺  
啓中此時卿必難於進身以是姑撤勉迫之音用  
俟收殺之期矣俄見具書之出卿兄之名不在是  
中非偶遺則似是停其啓也今以後卿毫無引以  
為義久處城外之事卿或遲徊不即造朝則殊非  
初諭云然之意也卿其即日入城仍為甫命也予  
方整衣巡行以此意傳諭于徐領府事與之偕入  
右副承旨李在學來宣

十二日謝恩後承命入侍

右副承旨李在學書啓臣敬奉 聖旨馳往傳諭

附奏

于西部西江坊黑石里契領中樞府事徐命善所  
任處則以為臣虛辱曠絕之 恩反犯違慢之罪  
杜門屏息惟謹何是俟即者近密之臣又宣敦召  
之音諭之以臺啓之既停誨之以初諭之云然鄭  
重恩言愈往愈摯無狀賤臣何以得此矧擊九頓  
三復一涕臣於日前恩諭不敢冒承者只為臺啓  
方張私義難進而然也今於已停之後又若自阻  
於 恩召之下則是自處以彼疏中云云誠如  
聖教也 殿下既責以君臣之大防臣何敢一味  
遲徊不思所以震動也哉臣謹當不暇他恤趨入城

裡少伸感激之忱而近侍相守一時為悶先命召  
還不勝願祝云大臣方欲入城臣亦仍留隨入之  
意敢啓 傳曰知道 謝恩領府事徐命善 傳  
曰領府事入侍假注書李彥祐來宣承 命入侍  
臣進曰臣於歲改之後今始承候區區獻祝者  
聖體之彌康蠡斯之有慶也仍問候訖奏曰臣家  
不幸得罪於世危機禍色迫在呼吸故闔門慄怖  
屠戮是俟賴 聖上之至仁至明兄弟叔侄復見  
天日雖即地滅死宗無餘恨矣 上曰使卿家有  
此遭罹皆予之咎也臣涕泣曰此皆臣家自作之

登造陳情

孽若非 聖慈之曲加庇護臣豈能有今日乎  
上曰予欲使一二臣憂則共濟樂則同享矣今至  
於此宗欲無言而日前處分非扶抑於彼此也卿  
雖易地予豈容貸耶臣對曰 聖教誠至當矣臣  
於此又有仰達者君之於臣猶父之於子也子有  
飢寒則衣食以保育之可也臣有勞勩則爵祿以  
假借之可也決不當與之以權權歸於下則恣行  
威福濁亂朝廷亦是次第事以今稽古如出一轍  
到此而雖欲曲保其可得乎臣今幸荷慈覆獲免  
坑坎而苟或貪戀榮寵渙忍不去則畢竟禍福又



不知如何惟願永謝朝籍以卒生成之澤矣上  
曰卿言過矣別論中已言之矣○是日備忘記予  
欲無言予欲無言也欲言則恐涉傷倫之義欲不  
言則反致亂朱之嫌噫予烏得無無言之歎乎若  
卿若領府事勲勤何如樹立何如而明義一書又  
何為而作也書成未踰數歲大義幾斃大防幾壞  
遭罹俱不在別人之家蚤使予善處人兄弟叔侄  
之際則平地風浪何從而生哉始由予陸陸終由  
予庸庸尚誰咎歟聞卿屏處江外仍作長往之計  
云卿謝事人也行止固無關於朝廷而以予欲見

卿之心能無感結之思乎此箇義理向亦提及於  
領府事敦諭中卿宣容自疎而自外不思所以時  
承起居之道乎茲循殊禮之意布予心曲至此卿  
其諒之卿其諒之以此傳教遣史官傳諭于奉朝  
賀洪國榮假汪書李彥祐書啓臣敬奉 聖旨馳  
往傳諭于西部西江坊新井里契奉朝賀洪國榮  
所任處則以為臣於屏息荒郊情私同極之中史  
官儼臨宣以十行恩諭臣獲擎九頓血淚而已至於  
以予欲見卿之心能無感結之思乎之教臣雖木  
石何以為心嗚呼使 殿下有此教於臣者莫非

臣罪縱曰百死千死何以免負國之歸也臣之自來情私即聖明之所俯燭也臣之一身非臣之有也臣父生之臣伯父教育之我殿下罷遇之以至于今日臣於殿下有君臣骨肉之恩臣於伯父有父子師生之義殿下每謂臣伯父曰卿之父也臣伯父每指臣曰臣之赤子也此上下之所共知也今臣伯父得同赦之罪於殿下尚在人鬼關頭臣嚴畏分義固不敢割腹鳴冤仰晷日月之明而第臣情私則惟有溘然而已臣在朝而不忠於殿下在家而不孝於伯父生亦何為鳴

呼聖人人倫之至朝廷風化之本如臣蟻虱亦嘗備數於宰相之列以宰相而不重人倫其為羞朝廷尤當如何哉恩教之下不敢自諉謝事唐突城闈只有瞻天叩地恭俟鈇鉞而已云矣敢啓傳曰知道○十四日備忘記當初靳允意在姑觀不可一向相持李義弼依臺臣所請捧傳旨無至羣情眩惑也

二十一日無扈衛大將

是日領議政金尚喆以所帶扈衛大將必以勲戚為之事年前既有新定式上劄乞違上批曰扈

辭無帶劄

衛大將之任既係定式之事有難強之思欲變通焉 備忘記劄批既曰云云年前定式後宜有變通之道領議政無帶扈衛大將之任今姑許副備忘記領府事拜扈衛大將

二十四日上劄辭太僕無帶

劄曰伏以臣之獲解相職今纔二旬矣保惜恩言竊寐莊誦而惟是無帶諸任 除命相續每一祇承魂夢猶驚蓋本職雖曰閑局而無帶莫非緊任以臣今日踪地左右兜攬揚揚周行則其為放恣無忌顧如何哉方當 幸行消吉之辰太僕所

管尤重且急臣於震剝按違之餘雖欲抖擻精神按例遵行尚難免於僨誤之科矧以駑駘之跡悚感之心又何可董飭率屬指揮而集事乎噫前後恩造與天無極一分自效之道惟在乎不擇夷險隨處陳力而若其簡報之義反為貪竊之歸上以累 聖上愛欲生之德下以貽身家滿招損之災則自以為簡報者適足以孤負也臣雖無狀豈忍恬不知惧孤負我 殿下我臣固不敢以目下私義有所遲細而然量力而進知分而退乃人臣事君之常經而不報之報抑亦即此乎在伏乞 聖

慈終始哀憐 特遣臣司僕提調之任俾得以西  
樞散班自彈 陪扈之誠千萬懇禱 荅曰省劄  
具悉卿懇劄辭萬萬過中卿之地處與具僚自別  
分義當先嫌超為次况命駕數十里之外卿又何  
不念陪扈之重乎卿其安心勿辭從速出郊以為  
調習之地仍 傳曰此批荅遣史官傳諭于領府  
事無春秋吳壽民來宣○是日正言李亮載疏曰  
伏以云云臣於自劾之章固不可贅及他說而事  
在目下人無敢言臣亦願瞻終嘿不發則是負  
殿下也畏權臣也臣雖至愚寧忍為此噫彼劄點

罪人洪樂純以奉朝賀之親叔為國家之大臣則  
其處地何如倚毗何如而不思報效之道惟懷窈  
弄之詐八相以來廣布心腹大作威福物情之駭  
憤固已久矣 聖鑑孔昭傳教一下而千鬼萬惡  
俱萃一身論其負犯罪極人臣揆以王章宜有當  
律而 聖度寬大薄施劄點之典此雖出於大聖  
人納污藏嫉之量而其於王綱之不尊公法之不  
嚴何哉臣竊以為向來處分失之太寬其可以蓋  
臣之叔大臣之故有所容貸而不之加罪耶臣請  
劄點罪人洪樂純亟施中道付處之典斷不可已

也判府事徐某千億化身附麗凶逞之罪即舉世之所共知也斷以春秋之義烏可以獨免於黨與之誅而連啓纔一日持平朴天行遽然停止噫嘻此何舉也臺閣之論貴在峻激有進無退而一啓即停若是無難於此一事臺風掃盡此而不論則竊恐臺體日漸壞損臣謂朴天行亟施刊削之典以懲阿諛巽軟之態可也 大司憲李義翊啓曰臣於見職宣有堪承之望而冒沒行公慚愧靡容即伏聞正言李亮載以徐某停啓事至請持平朴天行刊削之典臣於停啓之時與天行相議有所

停當雖於伊日臣以長官不為諸臺而停啓之論與天行別無異同臺言峻發臣何敢獨自晏然於臺次乎請命適斥臣職 答曰徐某事之停啓臺臣之意於本事存忌咒之嫌於大臣開進身之路而然也設令原啓語甚真切果是發自何人出自何處乎予則認以連啓為阿諛而停啓謂非巽軟也勿辭亦勿退待○二十六日藥房入診 上曰領府事當進叅於旗軍洗馬云耶都提調金尚喆曰俄有往復於臣而私義終有所不安只今提調舉行云矣 上曰以再昨臺疏之故耶尚喆曰人

言終不止故以為不安而然矣 上曰臺疏中未  
見有侵及大臣者矣尚喆曰此則然矣 上曰陵  
幸則當隨駕云耶尚喆曰安敢不隨往耶八診既  
退 上命政院發牌內乘 下教曰旗軍洗馬二  
提調不可獨自舉行一提調今無引義之端必為  
進叅之意往傳進叅與否即為回奏遂以 聖教  
至此雖極惶悚而私義不安終難奉行之意回奏  
承旨八侍以此仰達 上曰似以臺批未下之故  
如此矣○二十七日次對八侍 上進二提調洪  
樂性教曰旗軍洗馬二十九日外無它可為之日

而都提調如或不叅則將不得以是日舉行凌幸  
因此停止乎此意往傳于領府事使之勿復控引  
可也○是日荅正言李亮載疏曰省疏具悉上件  
事不可以一臺諫之言可否况有禁令者乎如此  
則有闕後弊矣次陳事憲長避荅略論之與上件  
所稱又何其矛盾也○是日大司憲李義翊啓曰  
噫嘻李善行之罪可勝誅哉賦性妖邪行已暗復  
脊肩諂笑情態難掩左右閃忽伎倆漸巧特一天  
生宵小之類耳口蜜腹劍林甫之後身狐眉狼顧  
章惇之餘套以渠地處為人幸際承乏兜攬至此

則不思知分報效之心敢生眩惑醜猥之計其貽  
害世道將不知至於何境有識之憂歎固已久矣  
雖以今番事觀之亦出於計較利害之心外托懲  
討之義內售嘗試之計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此  
於渠猶屬細故至於明義一部是何等大義理而  
渠之所論本事之外乃敢攬及於有樹立之大臣  
必欲漫漶義理欺謾君父包藏禍心煽動一世若  
此不已則倫紀將至墜地凶孽亦必生心噫彼普  
行抑獨何意循私負國一至此哉其心所在有未  
可測而此又渠即一斷案何幸 聖明俯燭其情

狀處分明快滿庭臣僚孰不欽仰而若論其負犯  
不可不一問快正其罪請楸子島安置罪人李普  
行亟令王府拿鞫嚴問 上笑曰若加鞫問而口  
有所出之言則將若之何仍下批荅曰非不欲依  
啓姑俟大同之論不允 上曰予於彼此豈有扶  
抑而以明義錄觀之乙丙年間不逞之徒百計危  
逼國勢之凜綴尚今追思毛髮俱竦渠輩伊時何  
嘗忘身家為之一言乎不惟不言乃反推波助瀾  
幸賴徐領相一疏邦籙為之再奠似此不世之大  
勲苟有一分人心豈無惟恐或傷之心而廣布鷹

大恣意搏擊為其第之擠陷先及其兄予之處分  
宣得已乎向來抑鬱之出補外邑宗出玉成之意  
而大抵此輩植黨之習愈往愈甚予之隱忍亦已  
久矣設令奉朝賀為乃叔之所為尚難以私情屈  
公法况於其叔乎予非抑勒宗有所聞之處矣雖  
卿等近日排鋪之狀宣無耳剝者予領議政金尚  
喆曰今承下教一堂羣臣洞然知之矣

二十八日別諭勉出

傳曰予為卿慨慨咄咄繼之以自愧予不知卿也  
卿於出處行藏當以大義二字為受用之符訣卿

之近日事未知有何所執而何所據乎命駕郊外  
卿不欲陪扈者私義重於公事而然乎至於旗軍  
洗馬成命之下亦將以卿之漫不知動又未免關  
却此亦可謂國綱乎以卿自為卿身之地如此具  
僚何言言之重複者期卿之改圖也然而復事宇  
執則朝廷自有法綱况如卿地處乎到此恐難以  
官職待卿也卿其諒之卿其諒之克念羣臣之大  
防事傳諭于徐領府事仍傳曰中樞府郎廳發  
牌即為傳諭中樞都事申光復來宣嚴教如此  
不敢固守私義翌日強赴旗軍洗馬○是日正言



李亮載啓曰臣於見職既有關啓之罪復宣以言  
官自處而洪樂純處分之後迄無一人請罪者故  
駭憤所激終難泯默未及商量而徑請勘律徐某  
負犯既重有手皆指而持平朴天行卞啓旻傳處  
義顛倒昨既連啓則是知其罪也今忽停啓則是  
謂其無罪也俄頃之間遽作兩截臺閣之論固不  
當如是故臣竊以就事論事之義有所論斥矣及  
承 批旨以有闕後樊又何予盾等語為教誨責  
備至臣之妄率迷謬之罪於是乎著矣而昨日夜  
深今始來避所失尤大以此以彼臣何敢一刻晏

然冒據於臺次乎請命帝斥臣職 荅曰兩是難  
非得無幾於混圖漫漶之歸乎况爾先疏後啓緩  
於上款緊於下段抑何意義乎以停啓謂是巽軟  
則發啓又可謂公議乎不料今日朝廷氣像如彼  
之衰蕭也爾之畏首畏尾頓前頓後之狀益無所  
掩若不明示好惡何以使世道靖人心定乎猶從  
惜其官之義所辭姑先依啓

二月初三日隨 駕詣 元陵到晝停所承 命八  
侍○初八日差景慕官 親祭亞獻官○初十日隨  
駕詣景慕官

十三日晝講八侍大司憲徐有慶獻納柳孟養修撰徐有成等啓曰洪樂純性本夙慝行又陰譎平生伎倆只箇濟己私而充墜慾素心濫滑不知敬君父而畏國法自在當時世固目之以愚蠢無識之人及其地處漸盛形勢漸長之後癡頑之氣日以放肆經營之計日以安排噫其地處之盛形勢之張非其自致即乃姪之故則固當與其姪同心協力箇報隆恩之萬一而乃於叔姪之間反生計較之心自牽舊識異其趨向數年之前又有大小洪之目已非人理所可為而近來權位益高主張

自辦之後又值乃姪之謝事遂生專擅之意漸謀攘奪之計別立門戶廣樹黨與一世之人瞠然莫適所向自古權奸之輩雖於至親不相顧藉而豈忍於父子叔姪之倫有此變怪也哉臣等固不欲索言以傷風化而有口皆傳無人不知則此人倫之罪人也 殿下之擢用此人者非其才智之出類德望之踰人也特以乃姪之叔或意其一心向國不負我 殿下而春遇之隆反生藉賣之資委毗之篤遂為竊美之階乃以為國家之事在吾掌握播紳之士入吾圈套瓜牙既張鷹犬俱集以無

窮無忌之心生不奪不厭之慾願指意使逐去首  
席揚揚獨相妄氣橫溢一國風靡勢焰日熾威福  
不在於上權柄遂移於下國勢日孤人心日懼噫  
殿下或意其不負國家而乃反忘君負國至於如  
此則此國家之罪人也嗚呼北村之人乃國家之  
讐也雖其天網恢恢宥從罔治而凡今日為臣子  
者孰不疾惡斥絕不欲與共立而惟彼樂純抑獨  
何心忍忘國誓不捨熟處有釁累之人必欲昭釋  
而收用已廢棄之人亦復薦引而不置李湛尹弘  
烈李普溫之釁累果何如而每稱其寃嗟惜不已

金鍾正洪穩之廢積已久而或舉擬於自己秉銓  
之時或力勸於他人行政之日收召怨國之徒以  
為市恩之計其心所在誠不可曉至於領府事即  
討逆之人而驅其兄於劄逆之科必欲湛滅之兄  
為逆矣第其免乎噫明義錄即卞忠達而正義理  
之書則其家之人尤當服膺講明之而今乃附逆  
之人必欲昭釋之討逆之人必欲湛滅之義理由  
是而將清忠逆由是而莫卞則此明義錄之罪人  
也惟此三大罪己是罔赦之案而至若乙未冬是  
何等時也此正人臣明目張膽矢死靡他之日而

反懷其然宣其然之心則其罪尤當如何噫其所  
負犯若是深重而及其處分不過削黜上既有大  
寬之失下必有請討之舉而餘威所及莫敢誰何  
已過月餘尚無一言權勢之隆赫於此可驗矣又  
於近日反聽傳聞有所痛惋而憤慨者樂純之負  
犯或為之補宥 殿下之傳教或謂之抑勒云云  
力抗天威輕視王言如此噫嘻痛矣背公黨私之  
徒只知有樂純不知有國家人心之陷溺胡至此  
極而 殿下之威令反不如樂純之勢焰此而置  
之則國之不亡無幾矣請削黜罪人洪樂純為先

中達付處 上曰無或過中之甚乎不允○十四  
日都承旨徐有慶疏曰伏以臣於昨日遙退之後  
得伏見校理李儒慶到院未徹之疏本則蒞紙辭  
語全沒其時事宗徒以抑勒為說其意所在誠未  
可曉也大抵合辭之規若於臺廳發啓則三司中  
人無論入來與不入來皆當聯名故一並簡通待  
其謹悉而為之至於入侍啓辭則與此有異凡其所  
論之事本不與在外人聯名則及其發啓之時亦  
只與入侍人先議者此亦應行不易之規也臣於  
昨日始肅謝而畫講有命先已入侍故臣獨退後

登筵以洪樂純發啓事遍議於八侍三司之臣至以啓草出示則可謂議之周矣論之熟矣今此儒慶之疏有若初不參聞者然是何故也設如儒慶之言在外三司所當遍為簡通此亦有說焉其時自上已下未入來諸臣一並遞差之命矣然則伊時三司只有八侍之人而已雖欲簡通得乎於此於彼儒慶此舉宗未知何據而發也然論以大體則初頭之未及商量執以為難者或不害為清朝吁咈之美風而至於終乃執拘徑自退出宗不無立異右袒之嫌且儒慶進奏以為事非時急待

其通告而為之未晚云云此尤有大不然者方今樂純之威勢四張氣焰滔天又其爪牙鷹犬左右伺釁欲售迎擊之計臣身薙粉固不足恤而其為國家之憂誠大矣然則其可謂之事非時急乎臣方欲以此引避於今日賓對之時矣此際忽伏承銀臺除命身既在闕固當祇肅之不暇而既未經一番引避則不可以職名有改晏然冒膺茲敢略暴事宗仰瀆 崇巖伏乞 聖朝俯垂鑑諒亟遞臣職以靖私義千萬幸甚 荅曰省疏具悉卿其勿辭從速行公○十五日修撰徐有成疏曰伏以

日昨三司合啓時事終有所忍住不得者夫伊日  
新發之啓即舉國共公之論也凡今日職處三司  
者夫豈有一毫異議於其間而校理李儒慶之前  
席舉措誠一大駭惟大慶異也當初執迷雖緣簡  
通之未及見而入侍之後憲臣既以啓草遍示三  
司臣亦其時同登筵席與儒慶詳覽而熟論則可  
謂無復餘蘊矣况發啓既無簡通之規三司諸臣  
更無同叅之人則強引不當引之例一味固執顯  
示規避之意未乃徑起先退投章自列者抑何意  
義也此不過始以規畏之意欲為觀望之計終不

覺自歸於右袒一邊立異合辭之科一儒慶固不  
足深責而此而置之其為辱朝廷而羞搢紳姑舍  
無論安知無朋邪護黨之徒接跡而起乎臣謂校  
理李儒慶亟施竄配之典一以示好惡之正一以  
靖浮囂之俗斷不可已也臣於其日目見其駭妄  
之舉宜即論列而僚案之間初不欲自臣先之側  
聽數日司直之地迄無駁正之論茲不得不冒昧  
陳列伏乞 聖明俯賜鑑諒焉 荅曰省疏具悉  
李儒慶事姑未周思終執迷見之致與立異於合  
辭差有間焉而其在定人心鎮浮議之道明示好

惡寧過無不及可矣所請依施○十六日以禁府  
李儒慶尚州牧竄配草記 傳曰昨從堂疏之請  
案出明示好惡之意不如是則如李儒慶者無懲  
戢之道也然與不叅合辭立異公議有異伊日上  
疏後姑未出脚則更觀終條理不害為寬大之典  
且每於儒慶以乃舅之甥非因赦則不欲終棄也  
後復有碍眼之事其所嚴處案止於是此乃非為  
其人當此調劑之日俾如儒慶之類知予所惡感  
予所惜之心也此草記特為分揀核理李儒慶姑  
先削去仕版○十七日大司憲權道疏曰伏以云

云前後三司所請莫非沐浴大義至於新發之啓  
其在靖世道鎮囂俗之道所關何如而亦未允許  
羣情愈鬱臣謂並從今日三司之請以伸王章以  
洩輿憤斷不可已也 答曰省疏具悉疏末附陳  
事不知者以去月初八日處分謂予以可已不已  
耶又謂予以不承權輿耶輿情由是而或未靜真  
耶公議由是而或未純同耶予之所大惧者在此  
宣予之舉措猶有未盡得宜耶否則胡無斂手之  
承宗疾輿之韓弘乎然此非獨為卿言也卿其勿  
辭焉 傳曰三司亦有合啓故逐日臺廳曙入暮

王大妃殿諺教

出無異夙夜之任非耆社之人所可強策者且有  
自來情勢大司憲權導許適○十九日大司憲鄭  
昌聖疏曰伏以云云舊筵未討大論新發國是依  
同與情共切而臺臣之印傳已成故事 聖批之  
靳允大拂物情國法將何以伸世道將何以靖乎  
伏願廓揮乾斷亟賜允從云云 答曰省疏具悉  
尾陳事不知卿之指何事之為可從故不強答也  
二十一日請對入侍

是日 王大妃殿以諺書下教于時原任大臣曰  
四百年宗社之依托惟在王上一身春秋漸盛已  
至多年而尚未有嗣續之慶不但未亡人情私不  
勝焦迫而已一國臣民願望之心所同然也 祖  
宗在天陟降之靈其所企待尤當如何未亡人雖  
不敢干涉於朝廷之事而至於廣儲嗣之道所望  
之心晝夜懇切于中予病即奇疾也目下所見宗  
有時日之慮萬一趙趙以過而終至於舍恨之境  
則宣特未亡人之不幸 主上亦當如何哉再昨  
夏之舉措上年五月以後則若一夢焉因指中坤  
殿患候非可以藥治之症也斷望於產育即官中  
上下老少之所共知未亡人否德雖見識不足若



有一分以人力療治之道則何為而更發如此之  
言於卿等乎朝廷不知裏面未亡人雖不肖無狀  
何忍於主上壺內之事為此歇後之思乎先  
大王在宥之時猶不能容力於其間而一任之則  
症勢之不言中深重可以推知今日臣子若不以  
未亡人之言為虛則惟當且知患候之不可療治  
而惟有痛迫之心可也症候之如此如此大體再  
昨年諺教中略略眇之今不必更言矣千萬不得  
已更以廣儲嗣三字付諸卿等主上則猶有持  
難於復為此舉故前後懇勸不知幾次而誠淺之

# 棟嬪

故至今相持矣今則予病十分危重萬一復事遲  
徊則竊恐予之不得見矣卿等須思宗社有大  
慶之道焉政院啓曰王大妃殿以誥書下本院  
傳于大臣事下教矣以此言送於大臣之意敢  
啓傳曰知道又啓曰時原任大臣仗承王大  
妃殿誥書有稟達事率禮堂請對矣傳曰入侍  
入侍時傳曰敬奉慈教該曹以此知悉自十  
六歲至十三歲捧單事分付

二十二日承命入侍

傳曰大臣入侍事遣史官傳諭無春秋權應規來

宣政院啓曰領議政金尚喆左議政李澂領府事  
徐命善判府事鄭弘淳禮曹判書洪樂性戶曹判  
書金華鎮依下教來待矣 傳曰入侍承 命入  
侍稟定嘉禮時舉行等節

二十四日承 命入侍

傳曰大臣八侍假注書權垸來宣政院啓曰領議  
政金尚喆左議政李澂領府事徐命善判府事鄭  
弘淳依下教來待矣 傳曰入侍承 命入侍稟  
定嘉禮時舉行等節○二十六日吏曹判書金鍾  
秀劄曰伏以臣竊有區區愚悃欲一警咳於密通

金鍾秀首論  
國榮始末

之聽抱茲耿耿中宵繞壁者為日久矣念臣受恩  
如天報答無塔苟利於國死且不避目今事端漸  
露憂畏層加臣何忍顧瞻前却終始不言以負我  
殿下哉臣請冒萬死陳之惟 聖明垂察焉奉朝  
賀臣洪國榮本以狠毒之性粗挾狡黠之才貪天  
為己恃功自恣操縱與奪蓋自己出動靜言為全  
無臣分噫 殿下之待之以股肱心膂者蓋欲其  
感激恩遇殫心盡報或有絲毫裨益而乃反眼無  
君父威震朝廷凡廟堂訃謨銓曹用捨臺閣言議  
軍門事務皆把持掌握惟意所欲務令公卿文武

皆出其門下趨附者朝除夕遷岨晤者陷之罪罟  
遂使措紳盡入圈套黜韋皆作私人重以大開賂  
門八方財貨輻湊如市一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  
今幾年矣然此在渠猶屬餘事伏惟我 殿下春  
秋鼎盛而尚未有蝨斯之慶舉國臣民之憂悶踈  
鬱小大同情凡係廣儲嗣之道固當靡不用極况  
以渠之地處 殿下所以寵遇而倚毗之者在古  
無前渠亦 殿下之臣耳苟有一分人心其所先  
事而導達承教而將頌者宜自別於他人而昨年  
五月以後羣下之願望改卜名門者時日為急而

渠獨同念 宗國之重或慮權柄之失其時對人  
輒曰此事決不可再舉噫嘻痛矣此事不再其於  
嗣續何及其上見過於君父下獲罪於公議乃敢  
為掉脫之計忽於乞休之疏盛論此事至云以渠  
之在左右 聖意難於改卜故不得已謝事嗚呼  
是誰欺乎是謂我 殿下為四百年宗社之重欲  
為廣儲嗣之道而拘於渠之顏面而不為耶若曰  
牽情而不忍為則是 殿下以宗社為輕也若曰  
畏勢而不敢為則是 殿下不得自由也雖由於  
欲誇示渠權重而獨不念貽累 聖德耶苟如其

言則渠在而不改卜者以渠沮之也渠不在而改  
卜者以無沮之者也以無遮眼之計適足為真贓  
綻露之資欲巧反拙此之謂也稍有知識者固已  
覩破其奸狀而及承昨日遂教雖以 殿下曲加  
庇覆之盛德其沮遏之跡尚有不可掩者噫嘻脅  
持 君父沮遏 宗社大計是其意將欲何為此  
非特 殿下之罪人宗 宗社之罪人也嗚呼  
祖宗在天之靈果何負於渠耶臣每見前史君臣  
之際不保終始處未嘗不掩卷慨歎假令國榮罪  
不至此則 聖上之必欲曲保之者甚盛德也臣

雖無狀豈不贊成之不暇而國榮之罪闕 宗社  
固非 殿下所得以私之也又况 殿下之曲加  
愍惻指示保全之道者前後勞費 聖慮無復餘  
憾而渠終日悛則是 殿下必欲全保渠而渠必  
欲不自保也於 殿下何歟焉或者以為彼有勲  
勞於國家殆同明義錄主人一朝罪之恐有傷於  
明義錄義理是大不然夫明義錄者是闡明代  
聽義理之書也罪國榮者是闡明廣儲嗣義理之  
舉也有功而錄之有罪而罪之事件雖殊其為闡明  
義理則一也且苟以功高而不罪其罪則是雖自

點光遠之作送亦將以其有功而不罪也天下寧  
有是耶仰惟 聖學高明其於此等義理固已燭  
破無餘臣不勝過計之憂敢此附陳伏乞 聖上  
勿復持疑快奮乾剛亟命有司施以放流之典以  
洩樂人之情焉臣與國榮自是素昧及夫丙申秋  
承召上京之後始從明義錄謂其有為國之忠許  
之以夾贊一初清明之治而徐觀其所為而疑惑  
中焉駭憤及至今日則灼知其忘君負國之罪不  
但止於塗人耳目者而已故愚忠所激不能忍任  
手自繕寫略陳梗槩然臣之言吁亦晚矣此臣之

罪也惶恐惶恐 答曰省劄具悉噫嘻致令予聞  
此言俾卿發此言又使奉朝賀獲是言一則由不  
穀二則由不穀三則由不穀予欲無言予欲無言  
也臨批茅切慚歎 傳曰斯人而有斯言也斯人而  
有斯事乎言非駕空駭虛則事果信有真然乎事  
非信然真有則言果駕空駭虛乎予豈忍多下而  
取寡恩之歎獲忠聲之譏乎二者之間其是非  
吾誰欺乎斯人大槩是非姑捨是予誠不穀予誠  
不穀之故致有此言致有此事撫躬慙痛寧欲無  
叱豈曰自速莫非予不穀之故尚誰咎哉噫嘻以

誰昔之期待有今日之國言謂之何哉顛沛至此更無可言而猶有一條塵刹之報在於保終始三字苟欲保之使此人屏跡歛處不失向來和氣可已予宣可長語奉朝賀洪國榮歸還田里以保予君臣終始○二十七日玉堂劄曰伏以洪國榮負國之罪可勝誅哉 聖上所以眷遇朝廷所以期待者或意其受國厚恩誠心向國也再昨年揀擇之舉實出於為 宗社廣儲嗣之意則自昨年五月以後為今日臣子者孰不憂國勢之孤危咸願明命之遄下况如國榮地處所當苦死力陳以盡

不容少緩之義而不但不此之為隱然為沮遏之計乃於致仕之疏至以拘顏面嫌勢力等語脅持上下誑惑一世噫嘻此何言也當國家岌岌之日為宗國大計者豈係於國榮退不退而乃敢肆然發此言若是無忌嗚呼洪範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臣無有作福作威今國榮之輕侮搢紳有若奴隸竊弄威福全無臣分何莫非人臣之極罪而在渠猶屬細故渠亦自知其罪大難容龜勉休退而對人輒曰此事不可再舉云者其心所在有不可測而餘威所及人莫敢言何幸重臣一疏出於公

議而 俞音不下罰止放鄉與情之憤鬱王綱之  
凌夷當復如何臣等謂亟允重臣劄請為先施以  
屏流之典斷不可已也 荅曰省疏具悉今日之  
舉一以全恩義一以保終始而今以後更不煩說  
以安予心可也此劄又胡為而發也 大司憲鄭  
昌順劄曰伏以臣即伏聞吏曹判書金鍾秀手劄  
請罪奉朝賀洪國榮云臣姑未見其劄本雖未知  
其遣辭聲罪之何如而國榮之口舍天憲手握王  
章竊美威福厥罪多矣其中沮戲廣儲嗣一節即  
是宗社之罪人臣民之共憤以其請休時疏語觀

之以為 殿下拘於渠之顏私朝臣恟於渠之勢  
力上無發落下無爭難云者是何等語也今以國  
家儲嗣之計萬世 宗祏之托為其顏私勢力之  
所拘制則天下後世其將謂 殿下何如王謂今  
日何如時耶此其意不過內售沮過之謀外為陳  
請之言陰欲歸咎於 聖躬顯示威喝於朝廷苟  
有一分向國之心則豈忍為是哉前日 殿下之  
倚毗於國榮寵過於國榮者謂其有衛國之績向  
上之誠耳乃反沮宗社之大誅負 聖上之殊遇  
一至於此其心所在誠不可測雖以我 殿下山

藪之量欲加庇覆之恩公議既發之後恐不可一味涵貸也庶幾俞音之快下俾得輿憤之少洩及伏見批旨下者引以自咎論以慙歎繼下辭旨縷縷是惻姑置其言於是非之間欲全其生於終始之際畢竟處分只令歸田而止臣誠愕貽繼不勝其慨然也嗚呼從古人君之於臣子功則賞之罪則誅之雖勲庸夙茂任用甚專者及其罪著惡稔自干常刑則不以一時之恩有所寬假考之往牒班班可徵而則哲之明未嘗以是而少損尚論之士未嘗以是而少貶只見其仁人之無私明主

之能斷伏想殿下高百王之見豈不知此而奚為此區區姑息之仁也惟願廓揮乾斷亟賜允從焉臣於昨夕拜劄入送門限已迫未及呈徹終宵繞壁待曉登聞略貢愚憤之忱恭竢裁處之命焉答曰省劄具悉交口迭攻聲言至此予亦不知何以為答也大司諫金文淳劄曰伏以洪國榮負殿下之罪可勝誅哉當日之勲勞如何殿下之倚毗何如苟有一分秉彜之心固當終始一節小心蓄報而其奈傾檢之性肆行濫猾之習憑恃寵靈惟事跳踉不知敬君之禮少無畏義之心堯



攬國柄箱制一世以至於銓注之用捨臺閣之語  
默財賦之出入戎政之操縱惟意所欲莫敢誰何  
致使一國大小惴慄承奉只知有國榮不知有  
殿下從古權奸之欺蔽聰明擅弄威福者何限而  
豈有如國榮之千罪萬惡紙不勝書者哉臣於是  
尤有所痛心者今日之悠悠萬事莫急於廣儲嗣  
而已當此國勢之孤危雖在閭巷之匹庶孰無願  
望之誠而况彼國榮受國厚恩地異他人則不思  
贊助之道敢售沮遏之計雖以告退時疏語觀之  
以國家莫重莫大之事有若關係於渠身之進退

者然辭意閃忽人心疑亂論其負犯案為宗社之  
罪人而特以積威之勢人莫敢言輿情之拂鬱久  
矣何幸重臣之劄出於忠憤而公議翕然朝野胥  
悅恭俟處分之明快即伏見批旨下者只眎慙歎  
之意繼降歸田之教臣不勝愕然失番而重為  
殿下惜此舉也嗚呼此雖出於我 殿下顧念疇  
昔不忍置法之德意而此而置之則將使國綱頽  
而彝倫斁矣豈不大可寒心哉伏願 殿下更加  
三思為先施以竄配之典焉 答曰省劄具悉長  
憲劄批略有及之後增慙歎也 三司合啓洪國榮

之罪可勝誅哉 聖上之倚毗何如廷臣之期  
待何如而終至於恃功自恣擅權負國其彌天之  
罪難貫之惡宗不可拾數而枚舉也嗚呼宗社大  
計莫急於廣儲嗣一事為今日臣民者其孰無憂  
歎願望之心而惟彼國榮乃敢以拘渠之顏面嫵  
渠之勢力等語肆然發口至有此舉不可再舉之  
說對衆揚言少無忌憚以為眩亂聽聞欺瞞一世  
之資其沮戲國家之大事惟恐權柄之或移者寃  
厥罪犯宗是人臣之極罪至若作威作福權傾人  
主百官出其門下八方爭輸貨賂在渠為細故耳

負 殿下因極之息沮國家莫大之計厥罪至此  
宗閔同赦及今重臣手寫之劄三司諸臣之論次  
第而發則尤可見奉國共公之議也請洪國榮為  
先亟施遠竄之典 答曰予之閱歷艱險抑云欲  
且熟矣不料今日又聞此啓也此人登此啓啓中  
所列之名果是何許賊何許賊也執此以寃無論  
本事之信否人言之虛寃何為而反與諸賊聯登  
一啓乎即此一節此人之負予誠大且大而此亦  
予不穀之故不能感乎於未然之前而然也慙歎  
慙歎無以為諭大抵討罪之舉疏啓無異而至於

啓辭則於予心尤有所輪困不自堪者存焉寓語  
諸臺藉有云云疏何間焉胡不亟停此啓以安予  
心乎諱之諒之也 洪忠監司李秉飛疏曰伏以  
云云臣於乞免之章除非大義理所關係則何敢  
妄有論列以犯出位之戒而目今主勢日孤世道  
日惧義難泯默敢此附陳惟 聖明垂察焉噫嘻  
削黜罪人洪樂純三司之啓始發於公議積鬱之  
餘則何 殿下縱示嘉尚之意而終靳允從之命  
耶樂純之許多負犯姑捨之就其合辭而觀之既  
曰背公死黨之徒只知有樂純而不知有國家又

曰 殿下之威令反不如樂純之勢焰此真國之  
安危人之向背之一大機會為 殿下今日臣子  
者固當沫血繼陳不容畧刻少緩而側聽多日迄  
未有聞何也臣誠中夜繞壁為國家流涕而痛哭  
也 伏願 殿下廓揮乾斷亟允臺請以杜禍本以  
靖人心焉嗚呼奉朝賀洪國榮樹立勲業固偉且  
大矣 殿下之眷遇倚毗既出賞切廷臣之與同  
周旋亦惟向國而惟其權位太盛有識竊歎特許  
休致孰不仰全保之 聖意而至於樂純則收忌  
各立藉賣竊弄在家而為無倫在國而為不敬今

殿下若以其任之樹立而有所容貸則其可曰有  
典章乎今廷臣若因其任之勲業而有所顧惜則  
其可曰知國家乎噫臣於丙申夏待罪承宣一二  
銜口之奏宗在於暨國榮同登筵席之際 聖上  
在上焉敢誣也今當國勢岌岌衆情疑懼之日始  
拘乃任之親熟終畏樂純之氣焰諉以職是外藩  
不一陳之於 明主之前則是上而負吾 君之  
隆恩也下而負先臣之遺忠也臣豈忍為是我憂  
憤所激禍福都忘披瀝肝血于冒鈇鉞之罪  
臣姑甘心云云 答曰省疏具悉曩時銜口之奏

不知何說以是不能明答卿其勿辭欽哉○二十  
八日正言尹得宇疏曰伏以云云噫洪國榮恃功  
驕橫作福作威一世之人靡不趨附知有國榮不  
知有君父久矣幸而天啓 聖衷有正月八日之  
慶分宗宗社之慶臣民之幸也今則重臣既發國  
榮之罪矣三司之長絀之矣兩司之官又發流胤  
之啓矣 聖上寬仁只令歸還田里雖不足以贖  
渠罪之萬一猶可以少洩國人之憤而乃臣之愚  
則別有所慨然於既往而又不勝憂慮於方來者  
試為 殿下略暴焉噫國榮貪天為已甦攬權柄

國人之不敢言而不敢怒者四年于茲矣臣不敢  
知 殿下深居九重而未之或知耶抑 殿下或  
知之而特以勲賞之故勉副其意也耶國榮前秋  
之休致在於眷遇方隆之日搢紳之人莫不矐惑  
皆以為行當復用所以請留之章紛紛焉日積於  
公車者也 殿下既許其退休則只使之奉其朝  
請可也而逐日晉接恩渥愈摯遂使奸細之心腸  
致有沮遏廣儲嗣之大計者 殿下有以啓之也  
今日責躬之教雖甚息惻而尚何補哉此臣所以  
不能不慨歎於既往者也今幸罪盈惡極公議峻

發則 殿下復以前日之罷假以不許今日之罪  
其罪抑又何哉嗚呼前轍之戒在於後車則 殿  
下今日之所宜却顧而長慮者又當如何耶與國  
榮同功一體之臣今雖未見其驕橫如國榮而  
殿下若又假之以權柄則安知異日復有作福作  
威之患如國榮也伏願 殿下時加裁抑以為先  
事之戒全其終始無有後悔則國家幸甚 聖明  
懲必保無是憂而竊伏觀 殿下過於含容此臣  
所以又不容不憂慮於方來者也噫洪樂純之罪  
即國榮之罪也三司之啓臚列幾盡而其中有樂

純之負犯或為稱寃 殿下之傳教或謂抑斬云  
云之語嗚呼人心不靖世道淆亂背公論而慢天  
威至於此極則寃不勝駭惋憤切也論啓之際固  
宜拈出明正其罪而但引而不發誠可謂模糊之  
甚矣揆以臺體決不可置而不問臣謂亟令發啓  
之臣舉其人之姓名隨其罪而繩之斬不可已也  
答曰省疏具悉上款云云但當受而為過而已下  
段云云爾何發此言人必懷自危矣先事之慮誰  
曰不可若其起疑於黜黜之中成說於黜黜之地  
者誠有無限世道之憂予則反恐史所稱酷權之

害不在於彼而在於此也至於前都憲之啓欲使  
予迫問諫官以意中人姓名使之指舉者無異於  
覈言根也爾其勿辭察職 大司憲鄭昌順啓曰  
臣於洪國榮之啓竊有所瞿然慚惡者當國榮在  
朝之日其專擅驕恣竊弄威福之狀今日大小諸臣  
孰不目見而耳聞竊憤而深駭惟其威勢所壓人  
無敢言至於如臣者忝叨言地非止一二幾年囁  
嚅一味噤默 殿下之朝廷可謂無人矣日昨重  
臣手劄寃出於為國危忠而比之古人遂折先事  
之戒則尚云晚矣臣則職在都憲反於重臣手劄

之後始敢請討比之重臣尤有愧焉臣於把筆搆劄之際自不覺面駢故諸臣劄疏皆直討國榮而臣則首舉重臣之劄次論國榮之罪者以示隨人始討之為可愧於是乎不忠之罪臣無所逃今方自訟何敢以言官自居開口論事而第伏見近日絲綸批旨之間或有過中之教至曰撫躬慚痛寧欲無叱又曰徒增慚歎不知為答以 殿下至仁好生之德全保世臣之意凡在臣僚尚欲施恩全活况國榮之曾被眷遇常廁任用者乎此則不然國榮有功於明義錄則 殿下爵祿之寵遇之以

其功也及其爵祿過而驕濫日甚寵遇專而威福自專甚至於沮戲宗社之大計甘為宗社之罪人則 殿下流放之竄殛之以其罪也 殿下即在上之天也好惡賞罰隨其所為而已真所謂可怒在彼已何與焉者也或者 聖心以當初任用之非人引而自咎而凡人君之引咎責躬固是美事是又不然古人所謂始以帝堯之仁姑試伯鯨終焉孔子之聖不善宰予者正謂今日準備語也又何嫌焉不過四年之間乃有今日之處分如日月之更在 聖德尤有光焉俄者 聖教以四字有

所自貶臣則以為若如 聖教則必無今日之處  
分近日絲綸批旨中字句間過中處特命還叔宜  
矣 荅曰曰慙歎曰無叱云云蓋予於近日事一  
則有以啓之一則有以致之清燕之中每自循省  
自不覺其面驛背汗向所云云之句非不叅量之  
說也 左副承旨朴祐源疏曰伏以臣伏見吏曹  
判書金鍾秀手劄臚列洪國榮之罪惡而其辭嚴  
其義正其所云始焉疑惑中焉駭憤今焉灼知其  
負君忘國之罪者誠為臣先獲之語也噫嘻涇渭  
易混紫朱難別自是從古有識者之所共竊歎而

其假托威權欺弄一世孰有如國榮者哉當乙丙  
艱虞之時任國家保護之責明義一部即是我東  
方春秋大義理之書而國榮居然為錄中主人矣  
上之所以寵遇下之所以期待者殆若非其人莫  
可而休退之舉忽出於意想之外跡似恬退道路  
咨嗟事在急遽朝野疑想到今追思此國榮眩賣  
誑惑之術而臣則知識既淺疑慮太過倉卒一啓  
事出適會此非但臣心之可質神明亦庶幾 聖  
明之俯垂諒察王莽之真偽雖曰難卜獻可之先  
見寧不有媿嗚呼重臣劄中許多聲討孰非國榮



之新案而脅持君父沮遏大計此何等凶壯此何等陰謀目今宗社之所依托臣民之所顛望孰有大於廣儲嗣一事而乃以國榮之地處必欲沮戲而後已者將欲何為此所謂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朝廷之上有此宗社之罪人而錯認懸車之行未效埋輪之義有臣如此將焉用哉拊念前後愧赧無地茲不得不仰首自列伏乞 聖慈先命斥退臣身以為人臣妄言者之戒焉 荅曰不日難乎勞在緩事爾其勿辭速即察任○三十日都承旨徐有慶疏曰伏以臣即伏見正言尹得宇疏

本則論臣向來所發洪樂純啓辭中抑勒稱寃之句而以臣之不為拈出其人名字侵責備至至有模糊之斥緹又有令臣舉其人姓名之請臣於是不能瞿然慚悚之至噫臣雖無似職是風憲除凶祛黨之義豈或少忽而鎮囂安反之道尤宜深念當其處分之初下樂純之氣焰尚熾人心之去就靡定舉一世簪紳之流大半為此輩所狂惑其所云云既非一二人所說去而有口皆言有耳皆聽則其何可的知拈出枚舉歷論反傷清朝忠厚之風又乖古人罔治之義乎臣於伊日只論其端不

舉其名者職此之惧也况臺閣論事許以風聞則  
凡其塗聽而塗說者莫不指陳而無隱亦未嘗聞  
自朝廷查問其言根則今此諫臣所請誠莫曉其  
所以而或恐因此而啓後來無窮之弊臣竊為臺  
臣惜之 答曰省疏具悉卿之向日啓言嚴討安  
反之意而不失當卿其勿辭行公

三月初一日承 命入侍

前一日 傳曰大臣戶禮判尚方公事提調來待  
事遣史官傳諭假注書權坳來宣政院啓曰領議  
政金尚喆左議政李澈領府事徐命善判府事鄭

弘溥禮曹判書洪樂性戶曹判書金華鎮依下教  
來待矣 傳曰入侍假注書權坳來宣承 命入  
侍講定嘉禮儀節後 上謂領府事徐命善曰日  
昨尹得孚疏見之乎徐命善曰臣見其疏本則與  
國榮同功一體之臣云者似有所指之人而臣亦  
烹頭耳熟誠不勝危凜矣但其下語黯黯旨意巧  
密外若愛護而內竊擠陷真如渠言使其人果有  
驕橫之漸則顯言論斥何所不可而似此陰陽態  
色恐有無限世道之憂况今朝象歧貳人心未定  
此等之類如或得售其嘗試之計則其為累於一

初之政必不細矣此臣之所大懼也 上曰卿言誠是矣雖然卿等惟當恃予一人君心不動則此輩之百般設計祇益其真贓之敗露有何可慮者乎徐命善曰 聖教至當矣臣等所恃者惟 聖明在上耳

初二日承 命入侍

傳曰時原任大臣禮判尚方公事提調入侍假注書權坳來宣承 命入侍亦以嘉禮儀節之講定也○是日洪忠監司李秉鼎疏曰伏以臣忠憤所激猥陳一疏論洪樂純事而遂及其侄國榮在朝

時權位太盛有識竊歎仍謂今不可以國榮之故曲貸樂純仰冀 聖明亟賜施行延聞重臣劄論國榮之負犯則臣疏所論自不覺其為輕重倒置之歸及伏承批旨下者臣之辭不別白致勤 聖教尤無所逃其誅矣伏地震懍靡所容措茲敢略舉當初奏語兼暴臣不忠無狀之罪以竢威罰之端降焉臣於丙申五月二十一日以刑房承旨入侍時國榮亦以左承旨同為登筵適因兼春秋朴聖鉉之筵說騰播臣語次以左承旨之權勢太重羣忌易集仰達國榮勃然起伏曰近日世道之責

臣不任之而誰果任之云云其時臣奏直是衝口  
之發而大為國榮所愠怒至有以書往復之舉臣  
疏既言國榮權威太盛故追思曩奏偶爾摻及此  
莫非臣踈率不審之致 聖諭之下只切惶隕而  
已抑臣所自慙痛咎恨又有大於此者自丙申夏  
至今春凡幾歲矣臣中經草土旋出外藩與國榮  
同朝僅八九朔而若其恃功驕恣無君負國之罪  
難以枚舉臣每一覩間輒為之髮豎而然猶隨衆  
噤默莫能發言於絳纁之前比則或可諉之以舉  
朝之套習而乃者因樂純之罪特舉國榮之名者

蓋以國榮之擅弄宗為樂純之根柢故也則臣之  
粗據素蓄此正其時雖甚愚闇亦豈不知昔之權  
勢太重轉為罪惡之貫盈今之輿情齊憤非特有  
識之竊歎而草草提論不過復拈四年前筵奏句  
語而止是何異於目見行劫之巨盜建議竊餉之  
微罪而其不忠無狀反有甚於初不發口矣臣方  
泥首竢譴之不暇顧以何顏敢自附於懲討之義  
而第伏念易之夬即五陽決一陰之卦而其彖乃  
有孚號有厲之戒陰邪之可畏而不可忽也如此  
况彼國榮之地處威勢包巖凶險又不啻上六殘

陰之比則今日諸臣之備例致討一味暇豫者固  
已有違於乎誅之旨至其罪闕宗社而罰止歸還  
眼無君父而律擬竄配此何邦典此何臺議若是  
而尚可望其伸王章洩輿憤乎伏乞 聖明亟命  
攸司先勘臣重律以警具僚仍採臣言廓揮乾斷  
决正國榮之罪以杜禍本則臣雖即地滅死與有  
幸焉 傳曰喉舌之為任出納非難惟允為難托  
以言疏藉令有胡叫亂攘之事其可曲循捧入乎  
近來本院故事多不修舉雖以錦伯疏言之以予  
所記惟者姑捨之取考堂后日記尤覺訝惑大抵

自向來一疏已違常格則該房固當援退故事而  
措語啟辭後捧入猶之可也非辭職非言事之疏  
豈可隨呈輒捧乎予方疲於賜答此亦獨不悶然  
乎當該承旨適差此後各房承旨細閱故事兼考  
記注無復有此固陋之弊○初三日 傳曰此而  
不處分不靖之澆俗益不靖矣予則曰非細故也  
此藩臣之與彼親切不獨予所稔知彼雖謂之保  
以百口誠非浪語罪不至於惡逆而居藩上章曾  
亦有例否再疏下明似有若挽之意八字聲討元  
非滅親之罪若曰勢盛而竊歎云則果何不絕若

曰逆奏後愠怒云則近胡力薦况閱記注伊日筵  
中彼退此入元無同席之事豈記之者失其傳耶  
此則予不欲索言以傷禮使之意大抵重臣劄語  
下語重大子亦不能終事遂拂始有歸還之命保  
全遂初之計予之如是斷斷意豈淺淺非忽於許  
其自新也洪忠監司李秉鼎亟施罷職不叙之典  
以為具僚精白之一助也 大司憲金履素疏曰  
伏以云云臣於近日事有不勝駭憤痛惋者噫嘻  
痛矣洪國榮何為而負 殿下何為而負 殿下  
哉內托心膂之重外畀軍國之務 殿下之倚毗

朝廷之期望實在於一心向國九死靡他必吞我  
殿下同極之恩而惟彼國榮憑藉寵靈恣意擅弄  
上以欺蔽聰明下以箝制一世進退百官一任好  
惡誅求八方貨賂輦輸加膝墜淵勢成威立一國  
之人孰不扼腕側目而勢焰薰天莫敢誰何輿情  
之憤鬱厥惟久矣然此屬細故至於廣儲嗣一事  
自昨年五月以後八域含生罔不矯首顙望閔鬱  
我 殿下明命之久稽今以後始知國榮沮遏我  
四百年宗祊之大計也嗚呼此何心腸此何計較  
凡人臣之愛其君者其不曰子孫保之而國榮何

為而陰戲於斯也渠䟽中拘於顏情嫌於勢力云者固疑其說話不成而肝膈莫測巧辭難破式至于今無一人刺其惡而討其罪矣何幸重臣一劄致討辭嚴義正雖使臯陶擬律國榮之伏邦刑不俟終日而何 殿下尚靳於兩司之啓耶近日殿下頗示咎悔於批旨之間而猶不之罪者以其勲勞於王家而然耶嗚呼有勲有勞尊之榮之有罪有惡刑之殛之乃王政之當然國榮有勲勞於國家則 殿下柄用之國榮負同赦於宗社則殿下嚴誅之可怒在彼已何與焉者誠今日準備

語也借使千古尚論之士議之必不以 殿下謂之少息必不以國榮謂之可宥伏願 殿下廓揮乾斷亟降俞音焉臣竊有私情之難安於三司合啓者削黜罪人洪樂純即臣弟之妻父也在法固無應避之嫌况其罪狀已著公議峻發則臣何可逡巡於其間而第念一叅是啓便與弟婦相絕到此人情天理索有所不得不拘牽者 殿下之於臣天地也父母也臣抱此衷曲若不直陳於 聖明之下則是自阻於天地父母也亦非事君以宗之道也臣何忍為此臣於是冒萬死仰籲於天地父

母之前伏願 殿下俯賜矜諒特許擊逆仍治臣  
逋慢之罪以昭法紀焉 荅曰省疏具悉難強之  
事予不欲強之強亦非公憤所辭依施

初五日叅 親臨望拜禮○初七日隨 駕詣毓祥  
宮

是日校理林濟遠疏曰伏以云云噫洪國榮之罪  
可勝言哉奸毒如林甫驕橫似侂冑專權則甚於  
梁冀貪饕則浮於元載千罪萬惡並萃一身若其  
陰蓄無君之心敢沮廣儲之計則此千古權凶之  
所未有也誠使國榮有尚人之功不世之勞不過

人臣分內事而已渠敢憑恃寵灵箱勒搢紳自好  
者畏其禍無恥者慕其利遂使一世之人束縛馳  
驟於圈套之中幾至於國不國而人不人思之膽  
裂言之髮豎何幸清議峻發合辭繼起庶幾快正  
巨憝之罪少洩輿人之憤而 聖心過於寬容處  
分止於歸還古今天下安有負犯如國榮而一日  
容息於覆載之間者哉 殿下輒以保全二字為  
斬允之柄櫛從古聖帝明王有功則賞之有罪則  
誅之此乃不易之常典也必也聲其罪而正其法  
使舉國之人咸知 殿下之遇國榮如是隆摯之



國榮之負 殿下如是深重然後舉措磊落瞻聆  
歡聳方可以無損於 聖德有辭於後世矣伏願  
殿下淵然深思翻然改面先從兩司之請特施三  
尺之典焉噫世變層出庶隅都喪改換頭面便成  
時體而豈有若李秉鼎之一疏再疏情態可要者  
哉秉鼎之為洪家私人不但通朝之所共知 聖  
明臨照焉敢諱也在渠之道固當寔伏訟愆只俟  
清朝之公議而反生立幟之計不願越俎之嫌有  
朝叅之處分則先論其叔而欲嘗試之間重臣之  
手劄則緇論其侄而欲掉脫焉前後叫攘欲巧反

拙真所謂出自其口便不光鮮者也又况渠疏云  
丙申筵奏 聖聰既不得記而記注又無所載錄  
乃敢架鑿於既久之後質證於 至尊之前斷斷  
不已若將免焉苟有一分嚴畏之心焉敢乃爾即  
此一事罪在面慢若不嚴懲則末流之弊將至於  
欺瞞四聰誑惑一世而後已此豈非大可惧者哉  
譴罷薄勘不足以懲其萬一而司直之地訖無一  
言臣竊慨然臣謂李秉鼎亟施寘配之典以為人  
臣告君不以寘者之戒可也 荅曰省疏具悉第  
一條見於臺批可知予意也第二條誠有唐突謊

亂之辜而所擬律過矣自政院以削去仕版捧傳  
旨 兩司合啓洪國榮事 荅曰前後筵教與啓  
批罄悉無餘噫予之斷斷夫豈有他誠以叅倚前  
衡無過不及之意也今見沸騰之論不可遏矣疇  
昔獎用之勞不忍忘也是以許還田里俾得自靖  
則法少施而息可伸焉爾等爭執不已與趾賊能  
逞等聲討之啓同列其名予一見髮豎再見心寒  
不知所以為心予果早能誠誥把持勿罹公議則  
此啓胡為而發也日前重臣筵奏歷日思之予竊  
愧服之不暇爾等諒之亟傳此啓以安予心也

正言柳恊基啓曰具允鈺即一狎邪小人也蚤附  
厚謙狐媚麟漢隨時揜身附勢趨利千態萬狀言  
之陋矣丙申以浚托身洪國榮之門以貨財納交  
則世稱策應主人以奴隸服事則人謂季氏家臣  
多年監膳醜淡調和惟國榮之口是適而 御厨  
為次列邑發簡水陸誅求惟國榮之慾是充而  
御供是托貽累於 聖德多矣傳笑於八方久矣  
且允鈺處內局國榮在宿衛朝夕不離坐卧與共  
國榮有專擅一國之罪而允鈺為之左右國榮有  
進退百僚之罪而允鈺為之慙患儕類重足而畏

其傷人乃兄推膏而痛其亡家特以有國榮之故人莫敢誰何耳尤可駭憤者洪樂純處分之後國榮藉賣之罪無所逃於綵綸之下重臣陳劄之後國榮沮遏之惡無所容於覆載之間而允鈺亦殿下臣子也獨無與人之憤而乃曰吾於奉朝賀有難忘之恩吾不負奉朝賀然後方可以不負國家出則採探物議為國榮憂歎入則承望風旨與國榮綢繆環羞相續於國榮郊居之舍伴書不絕於國榮待命之所噫嘻今之國家與國榮不兩立而允鈺既有不負國榮之苦心血誠則抑未知於

國家利乎否乎如此甘心附麗終始靡悔之類不可置之輦轂之下以貽國家之憂請前判書具允鈺丞施遠竄之典 洪國榮五年竊柄一世趨風陋鄙者貪於榮利懦恟者怵於禍福鮮能自拔於奔波之中到今罪惡彰著之後苟曰某也是其死士某也是其血黨爬擲而鋤治之則殆將空朝廷而後已除非抵死同惡為舉世所指目為國家所隱憂者姑宜置而不問使之自新而至若前叅判李義翊自是國榮卵育之血黨死士也以渠之癡蠢無識數三年之間歷遍華要是誰之力也渠於

國榮自處以私客國榮於渠亦處以恩人死生憂  
樂必欲與同者即渠平日恒言於儕友者也及夫  
正月初八日大慶分以後國榮叔侄無君負國之  
罪上自措紳下至農僮孰無同情之憤而義翊適  
於是時職在憲長掇拾李普行之論謄傳徐某之  
啓以我 聖上欲並生之至仁盛意諄諄誨諭指  
示翻身之道而死黨之心迷不知變惟以角勝公  
議為能事畢竟塞責不過李普行論罪之啓而已  
噫普行之所猖狂自恣者以其有洪國榮叔侄故  
也渠所論普行者全沒德惠之根本只從皮膜上

論說惟恐一句一字之有碍於國榮叔侄稠人廣  
坐之中至曰吾則止論李普行而已奉朝賀得無  
愠乎每自前席而退錄出筵話一通走報國榮惟  
恐或後人之無嚴胡至於此噫重臣手劄之後國  
榮之專擅威福便屬細故而其脅持君父之惡沮  
遏大計之罪覆載之所難容渠僮之所共憤渠若  
有一分人心則所當如夢之覺若醉之醒割絕之  
避遠之一反前日之為而乃於國榮待命之時馳  
走依幕執手涕泣憂以世道慰以誣言有口皆傳  
無人不聞吁亦痛矣噫嘻國榮之凌侮朝廷誑脅

搢紳使士大夫風節駸駸然至於莫可收拾之境者今幾年矣乃於罪名現露之後如義翊者一直趨附力戰公議乃至於此甚矣人心之陷溺也此而置之將見是非不正怪鬼層出為世道無窮之害請前叅判李義翊巫施屏裔之典 答曰具允鈺事拂拭撫擠致于今日則又何為而名登此紙臚列如彼狼藉乎不從此啓無以定一世之波瀾依啓李義翊事未了了之致蒙此罪累昨冬筵席指示拔身之路則反為陷身之計者渠果了了則能如是乎決是認西為東認彼為此而然今此啓

或斬允凡諸不靖無恥之徒必將望其僥倖寧有是乎巫施削去仕版門外黜送之典噫予方以鎮世道保世臣為心而到今諫啓堂疏之從施正若生道殺人之意也凡我言責者當體認處之 傳曰朝廷無公議久矣鎮日公車推積啓版之章非承望風旨則傾軋也何幸今日司直之論峻發一重臣一宰臣次第獲戾此則雖謂之公議不泯可也予則以為若論昨冬以後朝著淆雜之屯眩似是真非虱附蠅營先售送迎之計者沈煥之之啓是已外托懲討之名而精神專在銓官云云銓官

即徐命膺也以徐命膺之伊時衡園事必欲藉此  
擠陷委折予已熟聞於間處况有所使之李義翊而此  
事至發於廷奏煨之將以何辭而自解乎不徒此  
也初無煨之之為權輿近日滄浪何從而生也其  
為人矯矢亂我世道之罪固無所逃姑施未勘之  
律許其自新之路前校理沈煨之削職○初九日  
掌令金鍾厚疏曰伏以臣濫縻臺職者五載虛過  
國門者兩番積逋諭召重負罪戾何嘗一日忘祈  
免請譴之意而恒惧猥越久闕控籲只自惕息而  
已此從田間側聞 聖朝有大慶分與人歡聳若

節得散而臣竊有不勝其惶駭慙憤者茲敢不避  
瀆撓冒死首宗惟 聖明察焉念 臣前冬一疏曰  
辭召命語及罪人蓋臣於罪人不識何狀而只緣  
草野迷鈍新歸自遠倉卒路次失於周思偉其功  
而不料恃切而稔惡悞其退而莫測告退之歲奸  
致有多少說話徐自点檢不特忙浚錯了之惧矣  
及今彼之真贓露出大案昭揭萬職而有餘罪則  
臣雖復噬臍而咋舌將何所及哉臣且愧且悖徊  
徨多日終有不可厭然自掩者敢治短章仰請威  
罰伏願 聖上亟命有司重勘臣罪以為士大夫

發言顛錯者之戒千萬幸甚 答曰省疏具悉爾  
懇疏中云云在爾何有矧爾之弟向來一劄在爾  
增光往固宜然今又宜然在爾安有一毫辭與之  
端也爾其安心勿辭焉 掌令金翊休所懷合辭  
中諸逆負犯至重罪惡貫盈神人之所共誅覆載  
之所難容懲討之論今幾年矣俞音尚闕王章莫  
伸元惡大慙尚令偃息將至於國不國人不人而  
至若洪國榮之手握重柄身處禁中擅作威福箱  
制播紳千罪萬惡咸萃一身大勢所壓莫敢誰何  
朝廷之上未有出氣拜討逆折奸萌者此固羣下

之罪也以至外托休退之名內售眩亂之計而極  
矣重臣之劄一出其脅持君父沮遏大計之罪彰  
著無餘今日臺閣之論啓宗出於舉國共公之議  
而批旨之下每以亟停為 教臣不勝抑塞憂憤  
之至臣非不知 殿下必欲保全之盛意而惟其  
沮遏廣儲嗣之計者宗社之罪人三尺之法  
無私與情之憤益激 殿下亦安得以終始曲貸  
乎惟願廓揮乾斷特降允俞使公憤洩而王法行  
是臣區區之望也 答曰已諭於前後批旨矣  
十二日慶壽宮衛統後承 命入闕

慶壽宮衛統

傳曰大臣尚衣院公事提調衛統後使之入來魚  
春秋鄭必忠來宣入闕後自內宣醞

十三日叅嘉禮翌日問安

十五日知敦寧宋德相疏曰伏以云云臣於近日  
事竊有惶駭不敢安者噫嘻洪國榮之有此負犯  
豈今日上下之所嘗預料也彼是明義錄主人而  
平日言語自許以為 聖躬為國家一死則人皆  
謂此乃國邊人也一世之人與之同周旋於 殿  
下之廷者此也而昨秋忽有謝事之舉區區愚衷  
以為此人一去則 聖躬之孤危國事之踈虞宜

若有關係乃於辭疏之末敢陳請留之意矣一自  
重臣手劄之出國榮背國家欺一世之宗跡真賊  
彰露無餘極罪巨惡萃在一身千誅萬戮不足以  
洩神人之憤嗚呼今日宗社大計莫急於廣儲嗣  
一節臣於昨夏之疏略效微忱而言辭拙訥雖未  
能悉露衷赤祈祈苦心惟在於此故曾與彼相對  
也亦未嘗不以改卜名門為急先務則彼荅唯唯  
豈料其內實沮遏外作假飾以負我 殿下一至  
於此哉臣之見欺雖不足道臣未能早覩奸狀無  
知妄言之罪於是乎撫躬慚痛寧欲無訛惶懼之



極縮伏靡措今始露章首宗伏乞 聖慈亟命有  
司重勘臣罪焉 荅曰省疏具悉卿懇向於一儒  
臣之批已及之矣卿何庸過加自引不思所以造  
朝之道乎往宜然今宜然之義為卿誦之此亦學  
者時措之宜也至於本無諸任俱屬緊務豈容輕  
許所辭不允卿其安心勿復控辭即起上來○十  
六日大司憲金夏材疏曰伏以云云國榮之千罪  
萬惡固難縷陳而孰有甚於沮遏大計者乎是故  
古之明王始雖厚待功臣而一有干紀亂常者出  
於其間則明施常憲未或少貸雖以漢高之寬仁

不赦信越之罪是其一事也自有國榮事以來三  
司之論迭發力請而 殿下不但不賜允俞而已  
並與其血黨卵育而或斬當勘之律臣宗未喻也  
噫向日諫臣所發二啓寔出公憤以其措語論之  
具李兩罪宗無異同而 殿下一從一否至以止  
此足矣為教求之刑政豈不大段乖舛乎嗚呼國  
榮之罪惡如彼而不誅其黨之猖獗如此而不治  
是 殿下務欲安反者將見其馴致禍亂豈不大  
可惧哉伏願亟從兩司之論與義翊勘律之啓以  
定人心以洩輿憤焉且臣竊有私心惶駭尤悔者

茲敢不避猥越冒死而尾陳焉先臣謚狀偶請於  
彼罪人者乃在於箴奸未退之日以其既經文任  
又復見先臣之立朝晚節故厥後書成頗延日月  
而乃蒙 聖上催促謚狀仍即擬望蒙點矣今彼  
罪狀盡露大案昭揭則臣雖噬臍而慚憤將何及  
我以公則紀太常以私則載家乘文字事體顧不  
重歟今若恬然置之則雖一日之間上累節惠之  
典下蟻先臣之德臣之不孝無狀固不足論而其  
於朝家重易名之道果安在哉伏乞 聖明特命  
勿施其所撰謚狀俾臣得以改請於無故之人少

伸私痛仍命有司重勘臣罪以為士大夫處事不  
審者之戒焉 荅曰省疏具悉所陳益欲不欲聞  
尾陳事固知卿謹慎發此語而此則大闕後樊卿  
其勿辭行公○十七日判府事徐命膺疏曰伏以  
日吉辰良嘉禮順成螽斯麟趾之慶臣與田父野  
老北望顙祝仍念臣天地間一窮命也橫罹難容  
之罪積抱難洗之累彌天之密網廣張燎原之焦  
火方急血泣窮山與鬼為鄰只恨其不早溘死終  
使一身之餘殃自底闔門之湛滅將無以歸見先  
臣於地下乃自月正朝叅以後絲綸處今磊落相

望春陽一回枯爰再蘓幾覆之門戶復完將滅之  
視息復全求諸往牒如臣所被洪造宗所罕見行  
路間之亦自感涕况為臣等父子兄弟者乎墮首  
結草猶未足以酬 聖恩之萬一詩云欲報之德  
昊天罔極嗚呼臣之謂也臣今驚魂稍定所罹變  
言宜即具由陳暴而前後批旨向來延教洞晰昭  
雪脩極諄摯以及指使綢繆之秘迹亦莫逃於淵  
鑑之下雖使臣焦唇弊舌自為之辨明何以加此  
臣於是不敢復事張皇以犯瀆撓之罪而抑臣之  
所自傷痛者則有之臣於西藩歸路自念一門之

盛滿必欲造朝乞身以存持盈之戒及夫納符入  
侍之日仰瞻 天顏重聆玉音區區犬馬之誠復  
不能自己竊以為身處散啣以遂斂退之願時觀  
耿光以紓繯繆之衷則義分情私不害為兩得其  
宜也依徊盤桓復厠朝端遽陷此罔測之境靜言  
循省皆臣自取夫懲前所以必後追來所以諫往  
臣若於此不即決退俯仰遷就人忌之外鬼猜交  
集則伊時 聖明雖欲曲加全保如今日之為亦  
恐無以為之地矣不然臣之一身非臣之一身即  
殿下之賜也豈敢為便訣明時之計哉誠欲因此

得保身家以全天地生成之仁也茲敢進伏郊垆  
罄悉悲苦之情伏乞 聖明哀之憐之特許臣三  
字啣俾前後全保之恩有始有終千萬泣禱 荅  
曰省疏具悉向來事可謂水落石出霎時風浪自  
起自滅不啻過空浮雲然為卿家全保之道豈靳  
三字啣所請許施卿其躰予殊眷凡有文字顧問  
無以身不在朝為辭亦或指陳已見於稽古之事  
也 傳曰放榜日禮畢後徐奉朝賀宣麻殿座處  
所以明政殿為之

十八日有訓局揔察之 命○承 命入侍

傳曰訓練大將姑勿出代都提調揔察承牌詣闕  
傳曰都監都提調入侍假注書李錫夏來宣

十九日叅皇壇望拜禮

是日正言沈樂洙疏曰伏以天下之事不一而天  
下之理一也故古今之變不啻千萬而要其歸未  
嘗不同此所謂治同其道亂同其事者也觀今之  
世不可謂治而亦不可謂亂若謂之治則人心陷  
於利慾世道趨於汚下將至於無父無君而後已  
矣若謂之亂則 聖明在上內無逸豫之患外無  
疆場之憂非治則亂非亂則治理之必至而今則

不然此其故何哉臣以為世有必亂之機而上有可治之資也臣嘗觀前代權奸之用事史不絕書而一種公議尚有不泯於其間如玉莽之時梅福上書魏忠賢之時楊漣奏疏想其凶焰一觸可碎而猶能有重義理者矣今夫洪國榮之用事也專恣擅弄無所不至終始四五年之間上自公卿下至韋布士庶孰不深憂竊歎而終不敢有一言則國之不亡幾矣而此所謂世有必亂之機也幸而天心亟悔乾斯赫爰有正月慶分有國共公之論相繼始發仁宗知夏竦之奸而姑且掩覆文帝知

鄧通之罪而猶欲愛護則此固古昔賢君之所不免而惟 殿下優優然斯之此所謂上有可治之資也嗚呼上固有可治之資而世終有必亂之機則國榮雖去而治終不可致矣亂終不可救矣亂之為機其端甚多而未有如言路之杜塞當國榮肆橫之日終無一言者 殿下亦嘗知其所以然者乎嗚呼千古權奸之要君誣世其術甚多而未有如國榮之巧憮始則秉執義理不無功勞而優然自居以擎天浴日之勲以號令一世其言曰遜我者忠於國家拂我者逆於君父遂以為駟駕一

世鉗制衆口之資其為術一也及其威聯宮掖益肆威勢內托肺腑之親外籍柱石之名使朝廷之一施一措人物之一進一退無一不由於已人人候其氣息而以為榮辱事事隨其指揮而以為得失其為術二也方其勢成威立或慮公議之在下遂為延攬收拾之計使一世之稍自操持不欲奔趨者輒皆欲其薰染一套漸通拜氣先怵以威禍復誘以利祿竟至於浸淫者沈酣不返怵畏者依違苟容使一世士大夫驚驚如牽繫而不能出一言以攻其術三也畢竟休致之舉外而欲為眩惑

衆心之計內以欲售沮遏大計之意而事出意外人皆悅惑其稍有知覺者以告退疏語之率常悖理雖疑其必有奸慝然煽動之言輒以為今且復入又或謂詐為休退欲覘人心之趨舍方且欲為殺活進退之計於是乎人心益懷危懼畏如鬼蜮閭閻里巷諱言國榮舉措此其前後要君誣世之術至於三四而竟無一言之敢及者噫嘻痛矣國家之所以維持者惟在士大夫名義一節而我朝四百年培養之風至于國榮之時而蕩然無一分餘地此臣所謂國榮雖去而治終不可致而亂終

不可救者也誠使國家一朝而不幸有操温之凶  
今日朝廷亦難望其卓然有一人效義則國之不  
亡其無幾矣為今之計者莫如振刷頽綱淬勵廉  
恥使一世稍知榮辱禍福之外亦有一箇義理然  
後乃可為回亂為治之機而具允鈺李義翊之無  
識固不足數也世所謂稍欲持身自補士流者不  
惟畏恟而強屈乃反諂媚而求利至與具李病眚  
之輩詡詡共為諂笑之態冀沾餘澤者宋燠億是  
已嗚呼其可羞而亦可痛也臣於燠億雖不相識  
為其先賢後裔亦豈無愛惜之心而若其假托清

議求諸私意始附龜柱而至密終入國榮而益切  
竟至於欺父兄賣士友之狀臣嘗痛之者也願今  
奸凶屏退之初宜先以燠億屏之邊裔知有廉恥  
以勵一世墜墮之風譬如醫者治病崇在於熱遍  
身毒丹有不得隨處治之先從顛門試針以泄熱  
毒之氣則終必有消丹反元之效而臣則以燠億  
為今日世道之顛門冀下一針也嗚呼今日即  
殿下望拜皇壇之日也伏想 聖情慨然興惟於  
先正尊王之義臣於此時適論燠億之罪臣固有  
憾憾於心而臣則以為今日之罪燠億乃所以先

先正之道也至於朝廷處置在此時尤宜正大明  
白以收積年湮鬱之人心而巨罪首惡自鄭妻為  
龜柱自龜柱為今日之國榮惟其一向容貸當斷  
不斷則人心之陷溺世道之囂亂益無所底定而  
况復國榮之時朝家之政令凡係刑賞之失中者  
輿僮之人皆奮然而相謂曰此非我 聖上之意  
而皆國榮之事也相與憂歎感憤者久如柳星漢  
之亢直守法以賤儻之推責而重棍編配相仍於  
新恩之初金勉柱之鬪茸無識以禁直之密附而  
華貫超秩不踰於一月之中此足為 聖政之累

而其餘臣不暇盡言也及令屏逐奸凶搃攬乾綱  
之時宜即宣布 聖上悔悟之意明正國榮擅弄  
之罪昭示八方以曉衆心使一世知 聖明之更  
如日月而崇獎名義恢廣言路人人皆知名義之  
不可終棄則其所以回世運於必亂致 聖政於  
可治者庶幾其必在於是矣惟 聖明垂察焉仍  
念臣踰歲三司未嘗有一言報效竊自附於奔走  
備負之義而每登筵席仰聽 德音論賢聖之旨  
義談古今之治亂生知之姿天縱之學跨越千古  
凡於天理人情無微不燭而終以一國榮不免為



累若有所未察則臣嘗繞壁拊心不自覺其口中發歎而自以恟懦無勇祿仕依徊心知其專擅之罪目見其驕橫之狀而職在三司不能一言則臣不免欺心負國之罪也臣於月前忝叨館職猥登講筵因文陳義以宰予之無隱為聖人至誠教人之功化人君御下有聖人之化則羣下無匿情欺心而聖教以聖人固有至誠宰予賢故能無隱臣於其時仰聞聖教感愧銘心而猶不能奮一言於前席亦臣之罪也古人有一失職而終身不仕者如臣愚陋固不能擬以高義而至於臺閣言

議之地有不可強其羞愧揚揚如自有也伏乞聖明亟削臣職仍治臣罪以為舍默苟安欺心負國之戒則其在尚名義勸廉恥之道亦為一助也  
答曰省疏具悉以今之世謂不可謂治亦不可謂亂予乃反爾之意以為今之世亦可謂治亦可謂亂予雖欲鎮服而期致于治奈爾等之軋揚扶摘必致于亂何哉爾又以治病取喻而予則曰頂門下針宜試壯年之病不當用於老人氣力藥非對症適足為病者促死之端醫國亦奚異是緒自今爾等愛國如愛身也 二十日大司諫李在簡正

言李濟萬啓曰嗚呼舊賊未誅新逆又出大奸巨  
慝偃息郊垌通天之罪已盡彰露而末勘之請亦  
不允從案未知 聖意所在也渠以振古所無威  
勢氣焰今欲為匹夫而不可得焉如或縛席而不  
急必見窮狗之反噬而乃使之任便自在無所拘  
陷殆若無甚罪犯者然可憂之端可畏之形不一  
而足日急一日中夜思之不覺心骨之俱驚也苟  
其負犯不至窮凶則 殿下全保之意臣等亦豈  
不仰體而其奈罪閔宗社惡極人臣而有萬戮猶  
輕之罪無一分可保之道何哉惟當一循天理快

伸王法而已噫地處如鄭妻龜柱而負國家至此  
息遇如國榮而負 殿下至此此尤所以腐心痛  
骨不欲共戴一天也鋤根之道終不可緩伏戎之  
患尤所當戒伏願亟從合辭之請以洩神人之憤  
焉 上曰已諭於前後批旨矣 正言沈樂洙啓  
曰臣妄陳一疏昨奉批旨今承廷教誨責備至臣  
不勝惶慄震越不知所達今日臣子雖匹庶之微  
豈不知 聖意之在於調劑鎮安而臣陳疏之意  
乃欲其因此鎮安仰躰 聖意也夫與國榮相親  
者何限而臣獨論宋煨億者非但煨億之於國榮

至密至切我國世家士大夫為一世儀式有非他人之比也先正臣際遇 孝廟禮待崇重至今士大夫不但其後孫雖外裔亦皆貴之今煨燼以其後孫諂附權奸及夫儒賢上京之後藉重儒賢凡所以干要國榮者無所不至世皆羞之人皆鄙之其忝辱祖先貽累父兄已不可言而一世士夫為之傷痛而深嫉者此也此臣所以論之而疏中下段數人亦為國榮之終始貽累於 殿下政令刑賞失中之事也亦非論人則此可以諒臣之情也至於頂門下針之說政謂罪一人而風勸一世之

士夫為今日鎮安之道而 聖教又以為引譬言失當至有老壯之諭臣平日若有見乎於 君父者聖鑑之下亦豈無諒察臣本情者而前後誨責之教如此臣何可一刻仍冒於臺次乎請命通斥臣職 答曰勿辭退待物論 獻納朴在源疏曰伏以云云今此三司請討之啓臣於年前亦嘗隨叅於爭執之論矣迄今幾載尚未準請輿情未洩國體徒損而至於洪樂純之罪狀就其論啓中措語現之斯之以不奪不厭付處之請自是末勘中末勘而亦且斬允竊不勝憂歎之至伏願亟降俞音快施

王章焉噫嘻痛矣國榮滔天之罪惡其所彰露今  
幾年所而無一人為 殿下言者 殿下之臣負  
殿下亦已多矣自夫重臣劄論之後凡居言責之  
地者始乃殫舉則渠之前後負犯無非同救之科  
而其中脅持君父沮遏宗社之大計者此乃巨萬  
古所無之凶逆誠不可畧刻容息於覆載之間而  
殿下過加容貸只令歸還今日為 殿下臣子者  
固當沫血請討必施誅討之典而後已草草發啓  
只請竄配之律樂純嘗忝揆地則姑請付處猶有  
次第之例而國榮之罪闕宗社而不請一律抑何

意義大抵國榮無君之罪於渠告休之章自道無  
餘而至若相治同涯四字尤萬萬凶悖噫嘻渠亦  
人耳何忍發此言於口耶惟我 中宮殿下壺德  
夙著令聞日彰八域臣民咸仰協贊陰功資成內  
治以裨我 聖上闕睢樛木之化渠焉敢以四字  
不道之說肆然筆之於書以為疑亂聽聞之計也  
哉此其凶肚逆腸與沮遏大計一串貫來明若觀  
火而近日論啓之章初無一言及此者臣竊惑焉  
人臣罪惡如彼國榮者真所謂國人皆曰可殺者  
也肆市之典誠不容少緩而臣於此竊有所區：

夏慮者重臣劄云趨附者朝除暮遷搢紳皆入圈  
套韃韋皆出私人諫臣疏云一世之人皆知有國  
榮不知有君父至以請留之章日積公車為說  
知申疏云舉一世搢紳之類大半為此輩所誑惑  
至以人心之去就靡定為憂則願今為國榮右袒  
者寔繁其徒即此可知儒臣所謂困獸之復鬪毒  
獍之肆惡此固必至之虞惟我國家之與國榮其  
為不兩立之勢決矣凡今在廷之臣義不與此賊  
共戴一天而緩舞徐步不無玩愒度日之意無乃  
其餘威尚存有所畏忌而然耶臣謂國榮亟施顯

戮之典夫洩神人之憤斷不可已也 荅曰省疏  
具悉既諭爾其勿辭察職 掌令尹行晉疏曰伏  
以云云噫此誠何等時耶世寢層生奸凶迭出至  
於洪國榮而極矣渠之地處何如 殿下之寵遇  
何如而未有絲毫之報反成專恣之階擅百僚之  
進退權八方之貨賂威震朝廷全無臣分千罪萬  
惡俱萃一身而至若脅持君父之尊沮遏宗社  
之計者其心所在路人亦知願今罪惡既著大論  
齊發而前後批旨一例斬允噫今日廷臣之所爭  
公也 殿下之斬允私也王者奉天無私則 殿

下寧可以私恩而過公法乎 殿下每以思念前日不忍加誅為牢拒合辭之教而此有大不然者使國榮之罪在於可以罪可以不罪之間則 殿下之曲為之地固不害為念前番報之道而今國榮則不但為 殿下之罪人宗社之罪人大夫皆曰可殺國人皆曰可殺則 殿下獨安得以伸一己之志而沮百僚之論哉伏願廓揮乾斷亟賜俞音以洩神人之憤焉 答曰省疏具悉既諭爾其勿辭察職

二十一日叅文武科唱榜陳賀仍陪仲氏出來

是日宣麻 殿座時前監司徐浩修蕩滌叙用仍令該曹口傳付軍職事 下教○謝恩奉朝賀徐命膺 二十四日大司憲金夏材啓曰即伏見猷納朴在源疏本則以三司臣之討國榮不嚴規切甚峻責之以只請竄配斥之以緩群徐步臣於是不勝瞿然慚慙之至噫國榮貫盈之罪萬戮猶輕且其告退疏語旨意凶悖斷案昭著凡今在廷之臣孰不沫血飲泣誓不與共立而重臣劄請之律猶且不從只令歸還故臣待罪玉署憂憤所激倉卒搆劄以為先允從之意仰請矣非謂此律可定

其罪也今此諫臣之斥如此論其所失臣竊為首  
其何可以事在既往有所自解晏然仍冒於臺次  
乎請命適斥臣職 答曰無論疏語之如何又無  
論處義之如何既有 先朝至嚴之禁况原本未  
下則以私自聞知之本至於登聞者大闕後弊不  
可例批姑先依啓

